2

白沙集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T 5409/7920A

二

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

白沙子全集卷之一

奏疏

乞終養疏

臣原籍廣東廣州府新會縣人由本縣儒學生員應正統十二年鄉試中式正統十三年會試禮部中副榜告入國子監讀書景泰二年會試下第成化二年本監撥送吏部文選清吏司歷事成化五年復會試下第告回原籍累染虛弱自汗等疾又有老母朝夕侍養不能赴部聽選成化十五年以來廣東左布政使彭韶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臣

堪充任使吏部移文廣東布政司等衙門趣令起程臣以舊疾未平母年加老未能輒行府縣官吏承行文書日夕催逼不免强起就道而沿途病發隨地問醫扶衰補羸僅不大僨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到京朝見赴部乃以久勞道路舊疾復作延至月餘於五月二十五日蒙吏部題奉聖旨恁部裏還考試了量擬職事來說欽此欽遵臣時方在牀褥聞命愧悚未能就試即令姪男陳景星赴通政使司告轉行本部暫令調治再歷晦朔心不自安七月十六日扶病赴部聽試而筋力朽弱立步艱難自揣虛薄未堪筆硯因續具狀再延旬日

日復一日病勢轉增耳鳴痰壅面黃頭暈視昔所染無慮數倍衆目所覩不敢自誣又於八月二十二日得男陳景暘書報臣母別臣以來憂念成疾寒熱迭作痰氣交攻待臣南歸以日爲歲臣病中得此魂神飛喪仰思君命俯念親情展轉鬱結終夜不寐臣之愚迷實不知所以自處也臣自幼讀書雖不甚解然於君臣之義知之久矣伏惟我國家教育生成之恩陛下甄陶收采不遺卑賤之德至深至厚於此而不速就以圖報稱於萬一非其情有甚不得已者孰敢矯虛名飾虛讓趦趄進卻於日月之下以冒雷霆之威哉臣所以一領鄉書三

試禮部承部檄而就道聞君命而驚心者正以此也緣
臣父陳琮年二十七而棄養臣母二十四而寡居臣遺
腹之子也方臣幼時無歲不病至於九歲以乳代哺非
母之仁臣委於溝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
九視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母子之愛雖一未有如臣
母憂臣之至念臣之深者也臣於母恩無以爲報而臣
母以守節應例爲有司所白已蒙聖恩表厥宅里是臣
以母氏之故荷陛下之深恩厚德又出於尋常萬萬者
也顧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
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

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
已衰心有爲而力不逮雖欲效分寸於旦夕豈復有所
措哉臣所以日夜憂懼欲處而未能者又以此也夫內
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
必多曲成之士惟陛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
海宇之內無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者則臣之微亦豈敢
終有所避而不自盡哉伏望聖明察臣初年愿仕之心
憫臣久病思親不能自已之念乞勅吏部放臣暫歸田
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窮餘年俟母養獲終臣病全
愈仍前赴部以聽侍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陛下所

賜臣感恩益深圖報益切雖死於道路無所復辭矣臣
干冒天威無任皇恐戰栗之至

謝恩疏

臣於成化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具本陳情乞還養母
兼理舊疾九月初一日欽奉聖旨陳獻章既該巡撫等
官薦他學行老成可用今懇切求回養母吏部還查聽
選監生願告回家的例來說欽此及吏部查例覆奏於
本月初四日欽奉聖旨陳獻章既係巡撫等官薦他今
自陳有疾乞回終養與做翰林院檢討去親終疾愈仍
來供職欽此伏念臣本菲才誤蒙薦舉又以老母在念
沉痾在躬未得以仰承試用陛下憫其愚誠不加誅責
使少寬旦夕之假巳云幸矣而又慰之以溫言寵之以
清秩使遂其欲去而勉其復來此誠天地之量日月之
明雨露之澤出於尋常條格之外者臣雖至愚亦知竚
負恩德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朝廷待士之
盛意不敢違臣子効用之初心也但身在牀褥實難動
履輒欲具本稱謝以不親拜舞益不自安即令姪男陳
景星具狀鴻臚寺告欲俟筋力稍紓尚當勉强赴闕庭
幾少伸報謝之萬一而又爲風寒所中肢節沉痛臥不
能興臣竊復自念舊疾方殷新病復繼恐非旬月可愈

不惟有稽入謝之期抑且不能亟副歸養之詔心未酬
而罪愈甚矣臣瞻望朝廷離違在邇雖圖報有日而遲
速未占俯仰愧怍無任感激戀慕之至

序

李文溪文集序　成化庚寅九月作

予嘗語李德孚曰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况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屈信予奪之間哉今觀其先世文溪先生遺稿初涉其流渺茫汪洋若江河之奔駛而又好爲生語險怪百出讀者往往驚絕至或不能以句以謂文溪直文耳徐考其實則見其重内輕外難進而易退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卓乎有以自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蓋亦庶幾乎吾所謂浩然而自得者矣然後置

書以歎曰嗟乎此文溪所以為文也亟讀而亟思之執卷務盡乃至目倦神疲久伸欲起輒回顧屑屑焉不忍舍也夫因言以求其心攷跡以觀其用故人之深淺畢見愚不敢自謂有得於文溪之緼顧平昔所以告德孚者乃區區顓學而未能忽焉親諸簡册之中麤若寘會雖不盡解其說要其歸與此異者益寡矣則以之而嗟歎慕悅尚何疑哉傳曰生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此之謂也德孚念先緒之落落遺稿僅存復多訛闕乃深自懼愿悉訪諸族之人得舊所刊本與所謄本參校闕其所疑刻之家塾命嗣子昭董其事而俾予為序之烏虖自予為兒時已聞文溪名而喜少長益嚮慕而獨恨未識其心胸氣象為何如比歲京師獲交德孚亦嘗一閱其世譜今幸寘目於先生之文而知富貴果不足慕貧賤果不足羞功利得喪屈信予奪一切果不足為累天地之為大死生之為變自得者果不可得知而奮乎百世之上興起百世之下孟軻氏果不予誣其所恃者蓋有在也故士必志道然後足以語此德孚好學老當益壯昭也尚亦有激於予之斯言也乎

東曉序 成化庚寅十二月作

居之有名惡乎始君子之居也興於斯息於斯目之所

視心之所隨苟無所事乎畏則息而入於忘其主於畏乎何氏子隱南海之濵更名潛榜其居曰東曉盖亦以其識見之超卓能及於微遠如陽氣始舒昭晰無閒故以其象諭之云耳時乎見則見矣宜潛而見過也則有畏潛惡乎畏而取於是故直以為喻已然予謂潛之畏不終無也暘谷始旦萬物畢見而居於蔀屋之下亭午不知也忽然夜半起振衣於四千丈羅浮之岡引盼於扶木之區赤光在海底皎如晝日仰見群星不知其為夜半此無他有蔽則闇無蔽則明所處之地不同所遇隨以變況人易於蔽者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

以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掬之力不勝群蔽則其去禽獸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恐而畏乎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羅浮之於扶木也溺於蔽而不勝人欲日熾天理日晦蔀屋之於亭午也二者之機閒不容髮在乎思不思畏不畏之閒耳潛隱者也理亂黜陟刀鋸非所畏尚亦有畏於斯乎因其乞言序以勗之

送李山人詩序

成化辛卯春永豐人李立武挾風水之術過白沙訪予一日以其術相地於蓬萊館指其上土渦謂予曰仰天湖也予不能識其然否西北歷崑崙之麓出入十二那

環以青山掌以白雲予於是俯仰樂甚李君既四顧無所得復歎仰天湖之勝以爲奇絶予於李君益各適其適也作詩以貽之

緑圍伍氏族譜序

伍氏系出汴梁先世有仕宋爲嶺南第十三將卒於官遺其二子新會遂有緑圍之伍曰朝佐曰朝愷今爲緑圍始遷之祖而氓又始遷之祖所自出所謂第十三將者是也氓以上世次莫詳今斷自可知以氓爲第一世自氓而下或隱或仕垂三四百年邑之稱望族曰衣冠之美無替厥先術業之隆有光厥後者得伍氏爲吾友光宇自其先大父某始徙居外海之南山山之坡陀有石延袤丈餘下可容一榻光宇築爲室石旁樹松竹往往造其間危坐收歛爲持敬之學又於白沙築小室三間命曰尋樂以爲問業之所至則商論彌月而後返用心良苦時人無有能窺其際者惟寶安林光與予知之余交最久光纔一再見退謂其弟琰曰伍光宇君子人也素有肺疾然喜聞議論之益當其呻吟疾苦之時遇有得輒若亡去辛卯首夏疾大作中益以他恙遂不可支是秋九月予往視之坐甫定便語云還我族譜序吾無憾焉耳退見其季父絢洎伯兄裕咸申之曰絢等殆

未有請也惟先生之於雲也實望之寧獨愛一言且使聞之病亦尋起嗚呼若光宇者困而益堅老而愈壯危至而知惕樂矣而不淫可謂篤信有守者矣其於伍氏所謂無替而有光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誄潘季亨詩序

季亨之交於予十六載意篤而業不光一旦棄我而死不塞望矣吾所以不能不爲之慟而深追憾於平日也嗚呼季亨尚能聞予斯言否季亨死有子纔五歲四女皆幼揭而委之一寡妻是可哀也其生以癸丑某月某日卒於成化庚寅六月某甲子年三十八屬纊之秋適林緝熈自寶安來白沙睹予詩而哀故亦同作明年某月某日葬季亨於其所其親友馬廣氏請勒諸石爲墓銘

送羅養明還江右序

永豐羅養明丁酉春承一峰先生命來白沙一峰賢者也而養明其愛弟與語連日夜忘倦昔之善稱人者曰碧梧翠竹又曰芝蘭玉樹若養明其可稱也已養明喜論詩予特愛其優柔不迫近古詩人情態稍與養明言之養明日記吾言手録拙稿以歸予亦不能辭也雖然君子之所以學者獨詩云乎哉一語默一起居大則人

倫小則日用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此之謂知其始在於立誠其功在於明善致虛以求靜之一致實以防動之流此學之指南也養明歸質之一峰一峰不予謬也豈非千載之幸歟律詩二章以贈其別不足爲一峰道也

䄙詩序

予自成化辛卯秋九月以來絕不作詩值興動輒過之至今年夏四月予病小愈扶杖出門俯仰上下欣慨於心師友代凋知己悠邈殆亦不可爲懷反乎中堂童子絃歌蹶然厥中情危境逼因緣成聲積句所爲凡得詩若干此外又有聞蛙聞杜鵑示跛奴詰李翁奴送西賓筆等通若干詩微覺曠日旣反於故戒晦日取閱之皆誠意所發辭不虛假序而藏之用示兒子

澹齋先生輓詩序

昔人求哀辭於林希希謝之書有曰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夫感而哀之所謂情也情之發而爲辭辭之所不能已者凡以哀爲之也苟無其哀矣則又烏以辭爲哉此之謂不苟於人也余頃居京師二年間從貴公卿遊入其室見新故卷冊滿案其端皆書謁者之辭就而閱之凡以其親故求輓詩者十恒八九而莫不與也一或拒之則艴然矣懼其艴然而且爲怨也而强與之

豈情也哉噫習俗之移人一至於此亦可歎也天下之僞其自茲可憂矣澹齋先生姓某氏名某秫坡黎先生門人也吾鄉稱先達以文行教後進百餘年間黎秫坡一人而已秫坡與予連里第予之生也後不及待其門弱冠與澹齋之子益游始拜澹齋誨予以秫坡事縷縷此豈一日忘其師者耶當是時秫坡之門存者不少獨澹齋以其學教授於羅山之下子弟有所矜式焉夫不背其師於既死而傳其學於來世信也愛其子以及其友仁也益之子執饋於我雲也今爲梁氏甥戚也藉是三者其死也能無哀乎哀而後爲之詩詩之發率情爲之是亦不可苟也已不可僞也已

贈李劉二生還江右詩序

匡廬白鹿之故址自宋考亭朱晦翁一嘗作新之後遂無聞焉我朝文教誕敷鄉先輩翟公守南康日始圖創復舊觀潮陽李先生繼之白鹿書院之名復聞於天下成化十七年江西按察使耻菴陳先生乃謀於提督學校憲副鍾公僉事冷菴陳公大叅祁公慨然以作新斯文爲己任謂予於考亭之學亦私淑諸人者宜領教事乃具書幣告於巡鎮遣二生李士達劉希孟如白沙以請同時司藩臬諸賢咸與聞之外則東白張先生廣東

大方伯彭公按察使閔公吉水表德純各以書遺予雲輝日映交迸衡宇二生以諸公之命命予予覽幣而驚置書而走走且告曰二生莫誤諸公欲與白鹿之教復考亭之舊必求能爲考亭之學者夫然後可以稱諸公之任使乃下謀於予是何異借聽於聾求視於盲也予聞之君子之使人也由其誠不強其所不能諸公即居予於廬山予所能也居廬山以奉諸公之教非予所能也二生其審諸於是邑中聞有諸侯之使自邑令佐以下至士庶耆老源源而來靡不觀感李生丰姿秀發言論是非不苟雷同劉生貌恭而言慎確有據守俱稱爲東白門人也予甚愛之留且彌月矣二生以諸公之命久不復辭去予既返諸公幣復爲詩別之所以致區區於二生而申景仰於廬山也是日憲副陶公過白沙邑長丁侯鄉諸士友各賦詩以贈帙成俾予序之

送容一之如永豐詩序

縣丞丁侯景仰一峰羅先生於既歿乃以學生容貫充弔祭使如永豐而歸其賻於先生之子清極貫云當自永豐東走金陵謁木齋莊先生於江浦然後歸一念懷賢無間存歿可壯也歌以送之歌曰還從江北話江西謁墓人來見木齋長江亦是東湖水何處吟風弄月臺

今朝何事又離群南北東西一片雲如此行藏都未定
老夫扶病欲隨君

東圃詩序

南海范規從予游嘗聞規之父東圃翁樸茂於人無怨惡早歲出入江湖既倦而歸圃於西江之滸花山之陰因寄號曰東圃東圃方十畝沼其中架草屋三間傍植花卉名木蔬果翁寄傲於茲或荷丈人篠或抱漢陰甕興至便投竿弄水擊壤而歌四時之花丹者摧白者吐或飲露而飡英或尋芳而索笑科頭箕踞檉陰竹影之下徜徉獨酌目諸孫上樹取果實嬉戲笑語以為適醉則曲肱而卧藉之以綠草灑之以清風寤寐所為不離乎山雲水月大抵皆可樂之事也規別白沙去遊曹溪洞不相見數年矣一日復來與規語如聞陳子昂李太白賦感遇詩一喜一愕規亦奇矣哉比歸以東圃詩為請且曰無以娛親故也予樂聞東圃翁為人而憐規之志不可違也賦排律十韻以贈之東圃名真字則未聞也詩曰一老胥江卧瀨江一圃閑林春烟淡泊地暝月徘徊盡日扃茆宇殘年寄酒杯山蹊人不到庭竹鳳飛來靜得邱園樂清無市井埃雲封朝几白風入夜弦哀細雨攜鉏去輕笻着藥回江山吾晚暮梨栗爾嬰孩天

上群龍遠花前獨鶴陪誰爲求仲侶心蹟總悠哉

夕惕齋詩集後序

受樸於天弗鑿以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爲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而詩家者流矜奇炫能迷失本眞乃至旬鍛月煉以求知於世尚可謂之詩乎晉魏以降古詩變爲近體作者莫盛於唐然巳恨其拘聲律工對偶窮年卒歲爲江山草木雲烟魚鳥粉飾文貌益亦無補於世焉若李杜者雄峙其間號稱大家然語其至則未也儒先君子類以小技目之然非詩之病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天道不言四時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詩之妙用會而通之一眞自如故能樞機造化開闔萬象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若是者可以輔相皇極可以左右六經而教無窮小技云乎哉今之名能詩者如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調其宮商高者爲霓裳羽衣白雪陽春稱寡和雖非韶頀之正亦足動人之聽聞是亦詩也吾敢置不足於人哉少粲任君莅吾省閒過白沙攜其先公詩集求一言於卷末予故以詩道略陳之若夫先公吟詠之情具在集中覽者當自得云

湯氏族譜序

家之譜國之史也本始必正遠邇必明同異必審卑而不援高微而不附彰不以貴易親不以文覆愆良譜也莫不有家也小大異焉莫不有世也升降異焉自吾之世推而上之闕其不可知者存其可知者良譜也世假譜以存者也譜存之家是名世家修譜者不知世之重也援焉以爲重無實而借之詞吾不欲觀也湯氏邑之著姓也自言先汴人隨宋南渡居嶺南南雄世遠失傳今以始自南雄遷古岡曰統者爲一世祖統以上無考譜亡於元季之亂續之者唐府伴讀八世孫有容也退菴鄧先生序之正統己巳之秋黃賊起南海一郡騷然賊南攻湯氏之婦馬氏奮詈其夫溥英曰賊且至矣他物易得耳譜亾文獻無徵於是馬氏手挈是編走邑城西北貴奇坑出入水火顛沛極矣譜卒賴以全湯氏之先以儒起家世有顯人序稱伴讀君之賢有自今馬氏又賢也在宋欽州守馬持國賢而有名馬氏幾世祖也其賢蓋亦有自云嗣子紹端念母氏之賢勞將托以告後之子孫俾咸念之徵予序予惟世家之譜可觀不援不附如湯氏亦良譜也內則賢婦女外則賢丈夫相與修緝維持既亡而復存湯之子孫念之亦允蹈之國史記事略與家譜同史主勸懲譜勸而不懲不修其世而

以譜重君子不重也卒亦不勸而已矣存世者譜也存而重之譜乎世之重以德譜之重以言德與言孰重重世乎重譜乎在湯氏

闗西丁氏族譜序

邑長丁彦誠嘗欲修正其世譜而患文獻之無足徵以問於予告之曰務遠之詳孰信好大之同自誣譜吾所知世其賴之乃取其家舊所藏宗系圖上下亘數百年著而爲世者二十有一朱墨漫滅之餘存者或僅識其行第而已别出近譜一巨編世倍於圖而辭蕪陋亦甚焉丁氏之居闗西者每歲以社日有事於先祖長老主

祭者稱述先世以詔其族之人其所稱顯而遠者丹陽司馬司馬以降曰一司徒六節度十二僕射十光祿云司徒於今無所考圖之世防於此别譜乃增至其上九世世有顯者焉其他若衆支之所屬世以增損先後牴牾於圖者十九二者之間孰得孰失作譜者要自知之耳丁氏始遷寧都之園村子孫散居市落與他方者日遠日疎莫能統一各以其派爲譜闗西之譜以爲司馬首世而以始遷闗西之祖大郎首派遠近詳略大小同異本於圖君一無所改於其舊屬某序之君以成化戊戌進士宰縣一年能使强者畏弱者懷盡毁邑中之淫

祀而以禮教禁民之邪於茲六年矣然猶未能有得於人則亦以其方枘而圜鑿者有以致之焉今是譜也亦主於實而已予故爲辨而序之予曩讀蘇子瞻剛說想見其人青天白日其立於朝也如千仞之壁可望而不可即者孫先生介夫也於君爲鄉先進君告予以三七年不決之疑曰關西之六世無子後以孫氏是爲七二居士實介夫之子事載居士墓銘今已亡矣盍其自幼時聞於長老者如此果爾介夫君之所自出豈徒曰鄉之人哉并識於此

奉餞方伯張公詩序

昔魏野送寇忠愍之詩云好去上天辭富貴歸來平地作神仙當是時寇公自永興召入其志方銳於事爲野遽止之故寇公不悅後來通州始書此詩於壁間朝夕諷詠之論者以是善野之言而以寇公之始終爲可議夫君子出處去就之義固未可盡責之寇公輩而山人處士例以不出爲高故其所責望於人亦止以輕富貴爲第一等事則野之於寇公其相與之言如此亦宜方伯張公不以僕愚徃徃欲置之門下近者疊紙責以贈言僕何敢爲佞誠慕古人出處之大不敢狥一己之私主一偏之見以必人之從我而忘天下故區區之辭惟

以已與公進退竝言之而不敢效尤於野之必其義可否公請自擇胡文定公平生出處未嘗謀於朋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惟公裁焉其辭曰去夢勞精爽投書阻歲年壯遊眇車蓋虛卧老江烟公德清南服帝心簡大賢神仙休囑付卿相待回旋

道學傳序成化乙巳閏四月作

自炎漢迄今文字記録著述之繁積數百千年於天下至於汗牛充棟猶未已也許文正語人曰也須焚書一遭此暴秦之迹文正不諱言之果何謂哉廣東左方伯陳公取元所修宋史列傳中道學一編鏤板與同志者共之宋史之行於天下有全書矣公復於此留意焉噫我知之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後世由聖門以學者衆矣語忠信如聖人鮮能之何其與夫子之言異也夫子之學非後世人所謂學後之學者記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固懵然莫知也夫何故載籍多而功不專耳目亂而知不明宜君子之憂之也是故秦火可罪也君子不諱非與秦也蓋有不得已焉夫子沒微言絶更千五百年濂洛諸儒繼起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更相講習而傳之載於此編者備矣雖與天壤共敝可也抑吾聞之六

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猶未免於玩物喪志今是編也采諸儒行事之迹與其論著之言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之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葢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此野人所欲獻於公與四方同志者之芹曝也承公命爲序故及之公名選字士賢浙之臨海人先公勿齋先生宰新城遺愛在民公稱其家學云

贈容一之歸番禺序

容生卓錐無地從予遊者十有一載未嘗對人作皺眉狀入京師見聲利烜赫輒不樂語人曰古之仕者將以行其志耳徒食人祿而不知恥雖吾不能以一日居生之志可謂篤矣顧以予之疎謬不能輔其爲仁是生雖有美質而其學未底於成由吾之虛名誤之也雖然生之志豈易量哉聖賢之言具在方冊生取而讀之師其可者改其不可者直截勇往日進不已古人不難到也但恐游心太高著蹟太奇將來成就結裹處既非庸常意料所及而予素蹇鈍不能追攀逸駕仰視九霄之上何許茫茫生方銳意以求自得亦將不屑就予又安知

足履平地者果爲何如也千里之行始乎跬步生慎由之陳先生習忘久矣生歸見毅卿其亦以是語之

味月亭序

成化丙午春正月五羊何子有載酒過白沙對月共飲延緣數夕告予曩夢遊仙甚適扁所居第爲味月亭識夢境也願乞一言以歸予口占一絕句云騎羊仙客去仙城風韻千年落杳冥羅浮道士來何處笑倒君家味月亭戲謂子有曰君不知羅浮道士耶嘗俛仰子之亭矣因撫掌笑前此五年予被徵過郡通名子有之廬道士即予益寓意耳

認眞子詩集序

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形交乎物動乎中喜怒生焉於是乎形之聲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爲雲飛或爲川馳聲之不一情之變也率吾情盎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毀則子虛長楊飾巧夸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甚矣詩之難言也李伯藥見王通而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靡不畢究而王通不荅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之

言詩是夫子之所痛也南朝姑置勿論自唐以下幾千年於茲唐莫若李杜宋莫若黃陳其餘作者固多率不是過烏虖工則工矣其皆三百篇之遺意歟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贊毀歟發乎天和不求合於世歟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辨得失不爲河汾子所痛者殆希矣故曰詩之工詩之衰也道以天爲至言詣乎天曰至言人詣乎天曰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堯舜周孔至矣下此其顏孟大儒歟宋儒之大者曰周曰程曰張曰朱其言具存其發之而爲詩亦多矣世之能詩者近則黃陳遠則李杜未聞舍彼而取此也學者非歟將其所謂大儒者工於道不工於詩歟將未至於詣乎天其言固有不至歟將其所謂聲口弗類歟言而至者固不必其類於世或者又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則古之可與言詩者果誰歟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和上下可以格鳥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皇王帝霸之褒貶雪月風花之品題一而已矣小技云乎哉都憲朱公以其所爲詩編次成帙題曰認眞子集授簡於白沙陳獻章曰爲我序之公昔語我於蒼梧曰詩非吾所長公豪於辭矣而未始以爲是認眞子名集公意有所屬顧覽者未必知

而吾以是覘公之晚節也詩雖工不足以盡詩而况於盡人乎謂吾不能於詩而好爲大言不知言者也公名英字時傑郴陽人由進士歷官中外節用而愛人

送李世卿還嘉魚序

弘治元年戊申夏四月湖廣嘉魚李承箕世卿自其鄉褁糧南望大庾嶺沿途歌吟入南海訪予白沙一見語合意先是五六年予會都憲公之子承恩於北京承恩世卿從弟也示予以世卿之文出入經史跌宕縱橫筆端滚滚不竭來數千言沛然出之若不爲勢利所拘者予時未識世卿而知世卿抱負有大於人既不忘於心亦時於詩焉發之或聞論當世士有文章必問曰如李世卿否然又意世卿少年淩邁高遠則有之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世卿未必能與我合孰知世卿有意於來耶自首夏至白沙至今凡七閱月中間受長官聘修邑志於大雲山五十餘日餘皆在白沙朝夕與論名理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敢有愛於言也時時呼酒與世卿投壺共飲必期於醉醉則賦詩或世卿唱予

和之或予唱而世卿和之積凡百餘篇其言皆本於性情之眞非有意於世俗之贊毀至是世卿以太夫人在堂辭去欲留不可爲古詩十三首別之諸友相繼有言世卿歸以所聞於予者質諸伯氏茂卿登大崖山吟美赤壁之風月予所未言者世卿終當自得之世卿之或出或處顯晦用舍則繫於所遇非予所能知也予老且病行將采藥於羅浮四百三十二峰以畢吾願世卿能復索我於飛雲之上否耶序以送之

送張進士廷實還京序

鄉後進吾與之游者五羊張詡廷實始舉進士觀政吏部稽勲尋以疾請歸五羊五羊大省地廷實所居戶外如市漠然莫知也自始歸至今六年閒歲一至白沙吾與之語終日而忘疲城中人非造廷實家不得見廷實而疑其簡實不然也蓋廷實之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然則廷實固有甚異於人也非簡於人以爲異也若廷實清虛高邁不苟同於世也又何憂其不能審於仕止進退語默之槩乎道也茲當聖天

子登寶位之明年思得天下之賢而用之而廷實之病適愈太守公命之仕廷實不得以未信辭於家庭於是卜日告行於白沙留二十餘日去歳之冬李世卿別予還嘉魚贈以古詩十三首其卒章云上上崑崙峰諸山髙幾重望望滄溟波百川大幾何卑髙入揣料小大窮多少不如兩置之直於了處了世卿豪於文者也予猶望其深於道以爲之本廷實至京師見世卿重爲我告之廷實所以自期廷實其自信自養以達諸用他人莫能與也

壽張撫州六十一詩序

有剛氣者常伸於萬物之上人謂兩山傲豈眞傲者耶兩山謝郡歸今年六十有一矣兩山之子詡也從予遊限於官守不得奉巵酒爲兩山壽爲作長句以壽之其辭曰太守春秋踰六十面如丹砂髮如漆揮毫落紙神飄逸拄頰向空思紆鬱白雲滿野山露骨誰道頭銜非外物笑傲得之寵爲失平生自許剛不屈兩山宴坐何處山願效南山保終吉弘治庚戌二月初吉白沙陳獻章書

望雲圖詩序 弘治辛亥十二月作

意所嚮往處非乘雲御風身不可得而至窮之乎山川

委之乎官守曠之乎歲月當食食忘當寢寢廢一有感乎外而動乎中終日視而目不瞬以言乎化外不化而內化以言乎情則哀而不傷至矣乎非子之於親則臣之於君過而不過其狄梁公歟梁公仕唐在武后朝以一身繫唐宗社之重扶陽抑陰光復唐祚事載簡冊昭若日星夫梁公可謂有大功於唐矣賢者識其心自望雲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今王公少孤事母夫人以孝聞稱於藩臬諸公者無異辭公山西人也奉命來南海幾年念太夫人春秋高不得左右朝夕侍以爲憂與人言輒流涕嗚咽而不自勝先公之逝公方委齒已能慟絕復蘇蓋公之孝自天性非由勉慕乎外於是諸公命工繪望雲思親圖以表之復相與賦詩道其事於古岡病夫陳某俾序之頃者公乘廣海之舟道經新會吏民親公如親賢大夫忘乎公之爲貴也時情俗態好佞諛而樂承奉皆是也公一濯之清風而民稱其不擾夫以今日之所聞徵諸古若梁公之事然後識其中之所存苟無是心有文章足以取譽於衆口有功業足以燿榮於一時有名節足以警動乎流俗皆僞而已豈能久而不變哉夫孝百行之源也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堯舜大聖也孟子稱之曰孝弟而已矣故君子

莫大乎愛親嘗取李令伯陳情表讀之有不感咽流涕
廢書以歎者乎烏虖令伯之表太行之雲也斯圖也若
之何使王公見之慰其憂增其憂殆非所以處王公也
雖然君與親一也在親爲親在君爲君世寧有篤於親
而遺其君者乎圖而賦之以表公之孝以勸公之忠而
又以公之能愧人之不能振頹風扶世教固有位者之
事諸公豈無意乎覧者當自得

周氏族譜序

周氏之上世居洛陽自昭信府君仕元爲昭信校尉累
有功世祖嘗手撫其肩寵之時人爲之號曰御搭手周

云厥後從伯顏下江南始不樂仕退隱湖州之長興尋
徙德清因感異夢求所卜地於縣西門外積谷口之前
一里許山水明秀一如夢中所見大喜以爲神授遂定
居焉昭信娶長興姚氏生兩提舉公長公一子諱子成
居本里井頭少公長子諱亨甫元季任典史居河口次
子諱通甫居縣西各隨所居地爲派長公之派一少公
之派二統之爲三大派三派之後或隱或仕國朝洪武
初任戶部主事諱子和者典史君之次子顯於河口縣
西自通甫君以下六傳至封君鼎以其子今吾省少叅
公之貴封禮部員外郎少叅公中成化乙未進士第選

工部主事遷禮部員外郎繼遷郎中遂叅吾省諸派之中此其尤顯者也公以弘治己酉始至白沙未幾公復來與言家世纓簪以其族之譜請序以付梓予以不敏弗許數載之内屢致書囑邦伯東山劉先生按察使陶公交致其懇既而公復以書來曰吾周氏自昭信以上居洛陽世次無攷今譜斷自可知以昭信府君為第一世祖其不可知者闕之不敢妄有攀附以誣先代而誑後人先生幸為其序之將無負於先生之言甚於是不敢復以不敏辭於我少叅公而嘉周氏之譜不務窮於遠為信譜也

記

韶州風采樓記 弘治己巳冬作

宋仁宗朝除四諫官其一人忠襄余公也蔡君謨詩云必有謀猷裨帝右更教風采動朝端弘治十年春韶守錢君鏞始作風采樓與張文獻風度樓相望忠襄之十八世孫英走白沙謁文以表之夫自開闢達唐自唐達宋至於今不知其幾千萬年吾瞻於前泰山北斗曲江公一人而已耳吾瞻於後泰山北斗公與菊坡公二人而已耳噫士生於嶺表歷兹年代之久而何其寥寥也則公之風采在人爭先睹之為快如鳳凰芝草不恒有

於世也可知矣如公之才得行公之志所謂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公固有之公有益於人國也大矣雖然一諫官豈能盡公哉顏淵問爲邦孔子斟酌四代禮樂告之顏淵處士也何與斯理耶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遷不貳以進於聖人用則行舍則藏夫子作春秋之旨不明於後世矣後之求聖人者顏子其的乎時乎顯則顯矣時乎晦則晦矣語默出處惟時豈苟哉英乎勉諸毋曰忠襄可爲也聖人不可爲也

古蒙州學記

立山復州治之幾年今雲南左布政使樂安謝公綬始

領右方伯之命來廣西其民舉欣欣然喜而相告曰公復來公復來廬陵彭君栗適知州事問於諸父老諸父老跽而言曰是再造我民者我何可忘吾州古蒙州也唐改立山縣國朝洪武間革縣爲古眉巡檢司時草寇竊發民亡者過半比年以來猺獞橫據其地盜日滋而民日孤成化丙申巡撫都御史朱公英督兩廣軍征苗浦破賊賊懼招之獞老李恭著首遣其子來納款公前以參議佐巡撫於戎議城立山立山本州治在桂林平樂之間爲藩腹心今之憂無控暴之地以居民耳州復則民定尋請於上許之乃營立山是役也公與按察副

使范公鏞都指揮王公輔更主相之明年丁酉州治成
方進軍荔浦時桂山巖恃險後下一軍怒將盡殲之公
廉其脅從者得七百餘人釋遣歸農賊以此傾信招所
至猺獞視我立山咸來此公以好生一念之仁代血戰
數萬之兵也今也吾民之亡者復復而爲州昔之戕吾
民者今革面爲編氓我有農桑我有塾庠生我有養死
我有藏公之再造我民也我何可忘於是彭君籍記諸
父老之言將碑於學官以傳而謀於提學時可周先生
周先生三致彭君之懇於予俾爲之記嗟乎彭君誠不
私於公而思惠其州之人士乎請爲言之七百死命歸
農何致群兇之納欵州亡州復在民何關於公之一念
動於此應於彼默而觀之一生生之機運之無窮無我
無人無古今塞乎天地之間夷狄禽獸草木昆蟲一體
惟吾命之沛乎盛哉程子謂切脉可以體仁仁人心也
充是心也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保妻子可不
思乎聖朝倣古設學立師以教天下師者傳此也學者
學此也由斯道也希賢亦賢希聖亦聖希天亦天立吾
誠以往無不可也此先王之所以爲教也舍是而訓詁
已焉漢以來陋也舍是而辭章已焉隋唐以來又陋也
舍是而科第之文已焉唐始濫觴宋不能改而波蕩於

元至今又陋之餘也夫士何學學以變化氣習求至乎聖人而後已也求至乎聖人而後已也而奚陋自待哉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周先生師表一方彭君爲州守謁文山澤之癯非俗吏是以冒言之諸生疑焉請質於周先生其必有興起焉者甲倡焉乙和焉俛焉孜孜其傳寖多其化寖博其於公也有光焉則斯文也其猶庶幾泮水之頌歟於是乎書

程鄉縣儒學記弘治癸丑七月作

潮之程鄉縣儒學傾圮久矣今按察僉事雩都袁公慶祥處分以新之明年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劉公纓分巡嶺東道僉事王公某往來爲之勸借財用或拓地以相其成凡學宮之設有文廟有明倫堂前後位置所具皆同亦程鄉之舊也袁公因地之形勢廣狹而更張之尊左則廟次右爲堂皆南面而並峙此則學之大觀也廟主以像世相沿襲有異授之嫌而未詳其所自意者古以尸祭之遺意與廟前樹杏爲壇夾以兩廡戟門之東祠鄉賢西祠后土泮池在櫺星門之內池之左爲宰牲所堂之東西偏爲兩齋爲諸生號舍道義門與儒學門相望東廡之上神庫西齋之上神廚廟與堂之間會饌堂居之北列廨宇凡此皆出於袁公之規畫授圖於縣

令俾成之總之爲屋若干楹自辛亥迄癸丑三易寒暑而後成其形勝雖極壯麗則亦天下之通制不書可也袁公不以風教落第二義追惟古先聖王立學教人之本意而作新之袁公所以望於程鄉則不可不以告也今夫南面而堂一以奉古之人一以居今之人卑尊並立乎其間此雖因地而寓形而教未始不存也夫子太極也而人有不具太極而生者乎語以四科稱群弟子由漢而來儒者以言語稱者幾人以政事稱者幾人以文學稱者幾人其間足以方駕乎古人而絶塵於當世者亦鮮矣況德行乎顏子超然有見於卓爾之地所以遨遊乎聖人之方而玄同乎聖人之神者非可揣摩而得也故其言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奔軼絶塵而回則瞠乎其後微顏子其孰能知之親切如此夫苟從事於斯雖未即優入顏域亦庶乎閔冉之間而由求又有不屑爲者矣予嘗聞程鄉風俗善多而惡少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夫三尺童子聞人稱其善則喜稱其惡則怒是何心哉予老矣彼將有感吾言而興起者乎縣令辛君竟以袁公之命具其事之本末遣生員陳珀乞記於予故爲之一言葉柏鍾磬楊偉咸以義官董兹役柏

又偕珀來謁文費莫大於納粟指揮陳昂義官鍾華次之其餘助者又七十餘人名氏多不能具載宜列之碑陰云

程鄉縣社學記弘治庚戌秋作

國朝開設學校自胄監至於府州縣備矣惟鄉之社學不列於官待有司而後興吉之永豐劉侯彬由戊戌進士來令程鄉首以教化風俗爲事相地邑中得東西員城得水南村北距城五里得大枯樹南距城八十里各就其地之便建學宮一所爲社學者四學宮之制正北爲正堂東西兩齋相向者無不同也其在東者堂後考亭之祠前有春浣池詠歸橋皆揭之於亭其在西者堂南考亭之祠其後退省有軒燕休有所在南北者咸無焉此小子之學也是學也貧富貴賤才不才共之無所擇於其人學宮既成侯以諭諸父兄諸父兄咸喜退各以其子弟來受學則爲延師以教之買田租米一百石以供束脩之需品量所給視所領子弟多寡東西各四十石水南之受二十石大枯成於諸學之後未有受焉縣東五六里有地曰周溪山勢自北而來迤邐南下峰四遶如城遠望不知溪發處但見自出山東北隅流入溶溶洋洋橫於坡陀之麓上有曲池狀如半月侯顧

而樂之又愛溪之名尋即其地搆堂於曲池之上最高
處圖太極圖於北壁前作講堂左右爲樓居樓外鑿二
石井泉甘而冽謂之天泉井榜其門曰周溪書院周溪
之門少東過雲步橋北折數百步山曰雲洞與太極堂
東西相望因闢地作亭寓之雲谷之號侯政暇輒往遊
焉瞻眺徘徊如有求而弗得侯安取於山水若是勤哉
以上諸役及買田之費侯悉以其在官所當得者積歲
成之一不以擾民教諭李君欽訓導陳君祿具圖與事
遣生員鍾宏走白沙屬予記之古者王畿置小學於辟
雍之側其在侯服邦國則列於庠序之右今之郡縣學

古之大學也今之社學猶古之小學也天下風俗美惡
存乎人人之賢否存乎教觀今之風俗則今之人才可
知矣予嘗終夜思之其不及古者有司非與庠序之設
六經之訓固在也以小學言之朱子小學書教之之具
也社學教之之地也其皆不可無也天下之事無本不
立小學學之本也保自然之和禁未萌之欲日就月將
以馴致乎大學教之序也然則社學之興在今日正淑
人心正風俗扶世教之第一義也胡可少哉胡可少哉
侯之心猶未但已也曰我有司也資於何以治資於何
以教山名水名我思古人世豈無庶幾者乎於是爲之

意以感之爲之地以處之十數年間東西行過程鄉者多矣未聞有吟風弄月而來足以副侯之心者侯豈敢必哉或謂予曰侯來程鄉居幾年寄懷山水之間不屑屑於簿書侯何心今且去程鄉矣侯其埃𡏖斯世將高棲而遠遁乎以是爲知侯予蓋不知也併記於是

重修梧州學記 弘治戊午三月作

百粤之區幾千里東望五羊西通八桂蒼梧界其間皆古之名郡也成化改元都御史韓公始於梧州開設三府病一學宮之不稱亟遷地於州城之南一里許遷焉弘治丁巳秋鄧公來總督兩廣軍務謂不可以軍旅之事先俎豆於是因前人之舊規而益修之凡韓公所欲爲而未暇及者至是大備蓋昔之薄者厚之卑者起之表柱石以壯關門榜化龍而儕起鳳神廚神庫交映乎前禮堂膳堂並立於後齋舍廊廡登降階級莫不奐然一新盛矣哉夫人之去聖人也遠矣其可望以至聖人者亦在乎修之而已苟能修之無遠不至修之云者治而去之之謂也去其不如聖人者求其如聖人者今日修之明日修之修之於身修之於家國修之於天下不可一日而不修焉者也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彼學政之不修斯道之難立後生

無所興起無以成造就之功然則風俗何由而正賢才何自而得耶因時而立教即物以顯義意者督府所望於蒼梧之士寧不有在於斯乎嗟夫有開厥先肯成厥後喜二美之駢臻超八荒而獨立然後見夫子之門廓然洞開可望而不可即況於廣大尊嚴端凝灑落默契乎人心正大之所存與山岳而並峙顯著乎烟霞歲月之所積與大化而同流不可動揺不可束縛也哉此則病夫所自勵以佐督府所望於蒼梧之士者也州別駕謝君湖承督府命董兹役至是訖工復以教授鍾君偕生員陶荆民來徵記章於督府舊也督府命之義不可辭於是乎書

龍岡書院記

父兄不以其言爲子弟師業修於身子弟習而化之其爲教也不一因其世箕裘異焉耳農商技藝各有教豈直士哉昔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大行於天下孔子不得其位澤不被當世之民於是進七十子之徒於杏壇而教之擇善力行以底於成德其至也與天地立心與生民立命與往聖繼絕學與來世開太平若是者誠孔子之教也大哉教乎今父兄愛其子弟教以六經誦之也惟恐其言之不熟講之也惟恐其旨之不明似矣

不知其身之所教與七十子之進於聖人同歟否耶江西撫之樂安有龍岡書院今都御史謝公綬六世祖均福始建與其弟均壽講學其中福後以宏詞領信州壽亦舉進士守來陽歲久棟宇就廢公之父其復即其地而新之既而諸子皆以文章取科第爲顯官公謂其子琪曰書院無田奚以守琪買田百畝擇謹厚者掌之以供祭祀及東脩之費公巡撫湖廣兩遣使走數千里至白沙謁文記之且以教其族之人予少無師友學不得其方汩沒於聲利支離於粃糠者葢久之年幾三十始盡棄舉子業從吳聘君遊然後益歎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汩沒而支離者洗之以長風蕩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復長也坐小廬山十餘年間履跡不踰於戶閾俛焉孳孳以求少進於古人如七十子之徒於孔子葢未始須臾忘也謝氏之先以儒起家傳數世至公父子兄弟皆能以文章取科第出爲當世用肩摩踵接盛於一門其得於龍岡者不亦多乎雖然父兄之教子弟之學將不但如是而已也今之學於龍岡者一短檠課之外未有聞也公能亮予言否耶橫渠先生語學者必期至於聖人而後已予於謝氏豈敢謂秦無人

丁知縣廟記　弘治丁巳春作

丁侯爲縣六年卒於官歷觀我邑令自洪武迄今求丁侯未有也侯仕不爲已耻以俗吏自居始至著禮式一編擇立鄉老各數人使統之俗淫於侈靡富者殫財貧者鬻產上無以爲教下無以爲守俗由是益壞鄉都老以禮正之每歲按民丁產輸錢謂之均平錢上下交侵民受其害侯量入爲出歲輸以還使民不知有役民甚賴之時有橫徵虐民必蹙眉曰守令之政在養民坐視其困而不救安在其養民也力請罷之雖以此得罪不恤也侯之性略於承奉而嚴於鬼神灌獻必親執事有恪春秋之祭肅如也凡祀典所載有功於名教者爲立祭田使人守之其不應祀者毀之至於接人也亦然可者與之不可者斥之其馭吏也不察察於案牘吏不敢欺其蒞衆也民服其威斷明察奸僞鮮作夫縣令官卑刑賞不加於天下而天下治忽由之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故予嘗謂侯用世才其有所試矣夫豈苟哉侯以仕爲學政暇必走白沙往返歲月內不知其幾顧何取於白沙耶噫矣人不可無志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侯亦無所不顧學而切於救民急先務也死之日耕者弔於野行者弔於途有老嫗夜哭

於其廬旦往問之云嫗何哭之哀也曰開歲役且至死者不可作巳故侯之爲縣多可書其得民之實在節用死之十有二年邑人共立廟於白沙祀之如不得巳焉者思侯之功表之非以徼福於神也後來繼令者亦將有感於斯乎侯名積字彥誠成化戊戌進士寧都人

肇慶府城隍廟記　弘治甲寅夏作

端陽城隍廟在刺史堂之西歲久就敝弘治癸丑冬郡守黃侯撤而新之命生員陳晃來徵記侯豐城人名琥予曩從吳聘君游往來勑水嘗一宿其家自侯來守端陽七年於玆愈相傾慕安能巳於言耶今天下府州縣有城郭溝池有山川社稷有神主之而皆統其祭者謂之城隍神制也不俟言矣然神之在天下其間以至顯稱者非以其權歟夫聰明正直之謂神威福予奪之謂權人亦神也權之在人猶其在神也是二者有相消長盛衰之理焉人能致一郡之和下無干紀之民無所用權如水旱相仍疫癘間作民日洶洶以干鬼神之譴怒權之用始不窮矣夫天下未有不須權以治者也神有禍福人有賞罰失於此得於彼神其無以禍福代賞罰哉鬼道顯人道晦古今有識所憂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說者謂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吾

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烏虖孰能信斯言之不誣也哉侯治端陽民畏而愛之葢有志者也故專以其大者告之餘皆在所略

恩平縣學記

恩平古恩州之域國朝置恩平驛隷陽江縣今恩平堡是也堡立於成化之巳丑先是西獠入寇景泰天順間剽掠髙涼以東亘數百里無完城民爭起從賊遠邇巢壘相望此其地也成化改元聖天子念兩廣夷賊未平命將討之而用其偏師於此既而賊勢復熾當道者以恩平地四達難守簡畀我邑令鬱林陶侯素有威略至則急擣其巢穴既殺其桀黠者遂以其衆還各郡縣且數萬人而又慮其向背靡常即一旦復起爲患有如前日充斥其將何以待之此堡所以建也成化丙申右都御史郴陽朱公奉勅總督兩廣軍務既至環眡列郡昔嘗爲賊所破者亟謀所以善其後謂恩平故多虞且其地介數邑之閒當東西行之衝迭往迎來民劬於道路者無虛日不如以堡爲邑便會我陶侯亦以邊功累陞按察副使奉璽書專經略是方公於是俾侯成之區畫既定悉以上聞凡割陽江新會新興三縣人户三千户糧一萬石縣仍驛名城以堡建無所改於其舊城之中

爲治戎之所東則縣治西則學宮學宮既成諸士子遠近雲集學舍不能容誦絃之聲盈耳過者歎曰美哉洋洋乎昔爲盜賊之壘今爲詩書之府誰之力歟邑令翁君以書屬予記其事而尤於學宮惓惓焉嗟夫翁君其知理民之本乎自有邊患以來狼呑虎噬以殘民之生人所知也湯沸火烈以賊民之性人未必知也顛沛流離死生利害怵於前而父子失其親兄弟失其愛水火之患不息鬭爭之情日熾則五品之倫五常之性幾何而不與生俱滅耶故夫君子之政在拯民則軍旅之興有時而不獲已在於防民則俎豆之事安可一日而不講也今寇患雖平民俗未新邑長以是爲政而忠信發之學官以是爲教而忠信導之諸士子以是爲志而忠信體之習端而俗正教立而風行民樂生而好亂者息士有耻而慕義者衆則刑罰可省禮義可興囹圄可空干戈可戢守令之責盡矣而君之心寧不亦樂於斯乎予不文謹具其事之始末與其所當先者以復君碑於學宮俾來者有攷焉君名儼莆陽人

新遷電白縣儒學記 成化壬寅十二月作

邑何遷遷避寇也先是電白在高州府治之東按察僉事陶公提兵過之顧謂其守宰曰形勝不足以守邑宜

遷遷必於神電衛焉其地廣可以容其城固可以守去危即安民之賴也舍兹弗圖志不在民也知府孔侯鏞以公之説聞於上遂遷焉時成化戊子歲也學宮在縣治東南當是時寇賊未殄草屋一間奉 大成木主而已歲丙申公以秩滿遷副使奉璽書專經略是方每一過之未嘗不瞻顧徘徊以學校之興廢爲已責而歎其力之未遑也明年寇乃克平是方之民寄命於盜賊之水火者幾二十年至是始遑公往來巡省諸郡縣俾勞來匡直咸盡其方越二載而民之病者蘇仆者起矣公顧力可及以狀請於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朱

公首創學宮次及諸役許之於是闢土爲基度財爲用而屬是役於其官某使督之以己亥三月某甲子始事越明年八月某甲子而舍菜焉宮宇峩兀門觀軒敞神像清嚴器用具足繚之以宮墻飾之以丹漆誠壯誠麗遂爲一郡學校之冠其他若縣治若城隍社廟若藩臬行司以及郵傳郎舍橋梁道路一一區畫成之營材於山民不知勞爲陶於野財不妄費而皆以一當百以百當萬故役之煩者化而爲簡難者化而爲易公勲庸著於武事不可勝計世稱公通變無方亦焉往而非是也哉韓君某來守是郡既至覩衆美之具成乃歎曰博哉

功乎歷審其爲之先後又嘆曰公留意學校功先庶務其重如是乎乃具書幣遣其屬蔡鍾英如白沙請予記之辭不獲推古學校之意而言曰學校一也所以有古今之異者存乎人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子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夫學以求仕之所施仕以明學之所蘊如表裏形影然臯夔稷契伊傅周召其載於典謨訓誥仕者之所施也有爲己之心乎顔曾思孟周程張朱其傳於著述文字學者之所蘊也有爲人之心乎諸君子顯晦不同易地而處之有不相能者乎自古有國家者未始不以興學育才爲務然自漢而下求諸學校之所得名世者幾人有不由庠序而興者乎是故學校之設其重在於得人學之道其要在於爲己古之名世者舍是無以成德甚矣斯學之不講於世也久矣公所望於學校意者其在此乎公名魯字自强廣右之鬱林人也始恩授吾邑丞公之先公成浙江按察副使死事武義云

新會縣輔城記

吾邑輔城周遭六七里高若干尺東南際水西北鑿城下爲池旁植刺竹施蒺藜其中爲營門以守嘗記往年西寇之來憑陵高凉以東破關襲城勢如建瓴至此則

截然而止如虹霓之收急雨由是而吾民之邱隴以完室家以安雞犬以寧倉箱以盈燕有歲時樂有賓客至於今各得其所者則誰之賜乎始者吾謂陶公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以此而盡吾心則庶政無不脩用人無不當理財無不富治兵無不强不知乎此而欲徒恃其末益後世以法劫制天下區區之爲也公之功固大矣而聖人之道非耶公曰不然行聖人之道有二術内之曰心外之曰權無其心則權爲挾私妄作矣無其權雖有其心將安施哉今夫用行伍之人取其長不責其備宥其過以圖其功可也或者過於求實一疵不貸而用舍乖張矣今夫理財於擾攘之秋非常賦尅取之民故榷牛灑酒豐犒厚享非以醉飽爲德所以作士氣也顧小利而忘其大體者則朝夕與小吏計牙籌算贏餘矣今夫治兵於閫外號令則大將主之而吾每以偏師從事况夫深山窮谷民獠雜居善惡同狀生殺在前而節制不一沮我者惟以殺無辜爲言矣此事之所以難行而心之所以不孚於人也嗚虖兵凶器也豈得已哉公從事於兹餘二十年吾民之老者以死少者以壯事功在邊隅日遠日忘益不可以無紀而垂告於將來也今西師戒嚴盜賊塞路吾欲於知力

之外而綱維乎是則孰與語哉

雲潭記

白沙之西山則圭峰也東北連數峰最勝者爲綠護屛屛之南有潭淵然曰聖池下蟠蛟龍噓氣成雲變化萬狀里生周鎬偕其季京來謁予白沙時維仲春風日晴美予與二子携酒飮於西山之麓班荊而坐仰而四顧有雲起綠護屛炫爛如丹靑郁紛若祥瑞予顧謂二子曰是聖池之雲也偉哉觀乎二子愀然正襟侍側曰是吾先子之志也先子居龍溪垂五十年無他嗜好惟喜爲雲潭之觀故先子之號曰雲潭予曰噫有是哉若先子我舊不幸早世不及見若兄弟長也若豈盡聞之乎居吾語汝夫潭取其潔也雲取其變也潔者其本乎變者其用乎二子齊應曰然予曰未也野馬也塵埃也雲也是氣也而雲以蘇枯澤物爲功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是也水以動爲體而潭以靜爲用物之至者姸亦姸媸亦媸因物賦形潭何容心焉是之取爾二子喜相謂曰先生命我矣於是復進而告之曰天地間一氣而已屈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歡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不變哉變之未形也以爲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

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況於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夫氣上蒸爲水下注爲潭氣水之未變者也一爲雲一爲潭變之不一而成形也其必有將然而未形者乎默而識之可與論易矣二子於是起而再拜乞書爲雲潭記

潘氏祠堂記

一善可書也吾書之吾畏多言也信多乎哉不多也傷俗之盃偷吾無位也言不能化而入惡在乎多言也善者吾斯進之而已矣潘某氏者南海之著姓老而無子曰吾無繼可也兄弟之子猶子也同吾胞者幾人繼其世者若干人可以執籩豆可以守宗廟可以事繼述而傳無窮矣吾何憂吾無繼可也以其所有者歸之祠以卒噫茲可憫也巳若是者其亦足與乎其無足與也堯之時比屋可封降自後世不以善而以利父子也而不用情兄弟也而鬩於墻婦姑勃谿朋友按劍者皆是也夫恒人之情莫甚於顧其私而不忘其後甚也致孝乎祖禰委祝乎兄弟其生也若遺其死也若虛非求焉於唐肆者歟未可知也伯氏某承某之志以其地三畝搆祠屋三間以奉四代神主其田若干畝以供常祀詩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其斯之謂歟其之從子上舍生漢

白沙子全集　卷之一　記

也有一日之雅於白沙來請記其事予不能辭也於是乎書

增城劉氏祠堂記 弘治癸丑九月作

古聖賢以民德歸厚必曰追遠又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廟始遷之祖而祭之古之制不可考已君子隨時變易以不犯其分而得其心蓋人情出於天理之不容已者夫何嫌與古之仕者世繼死者有廟生者有宗恩相慶而死相弔百世不相忘世降俗偷蓋有不然者矣邸第之雄田園之美肥甘艷麗飽妻子祖考所棲與蟲鼠爲伍殘膏賸馥何有及之其鄙陋汚穢可勝道哉中古之王天下者嘗爲卿與大夫作家廟以愧之卿大夫猶然況士庶乎先世之流風餘韻至此幾絕以吾之一身散而爲百體拔其一毛而心爲之痛是孰使之然哉且人之賦於天命者有賢不肖貧賤富貴之差吾之所以仁愛者未能皆然貧賤不薄於骨肉富貴不加於父兄宗族者誰乎故曰收合人心必原於廟宋之惠州守劉仲明自南雄遷增城有劉氏自仲明始也傳至今太學生瓛十有二世其先世嘗廟而祀之不遷又置田以供祀事以圖無窮頹而

復起者再矣父有積薪子不析而爨之世豈少哉瓛自言系本元城世有衣冠曰緣者瓛之父也曰漢曰孔祥者瓛之諸父行也一念追遠之同天順甲申始拓廟旁之地而新之廟成而諸父亡矣成化庚子瓛之兄瓚又率其族兄弟而增修之前堂後院棟宇層起煥如也四垣竹樹周遭過其門者咸以是稱焉於前有光於後有繼於士大夫其無愧哉今年秋瓛因林時嘉再至白沙予示之詩云一雨變新凉炎埃洗除盡廬山昨夜燈巳照劉宗信故爲之記以詔其後人

永慕堂記

予幼時讀孟子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竊疑孟子之言抑揚太過愛親人子之至情[illegible]所待教而能不因物而遷人之異於聖人也豈相懸絕若是耶比弱冠求友於四方多識當世之士擇其賢者能者而師之其不可者而改諸內外輕重之間槩以孟子之論其役志於功名其循情於妻子其思慕其親不以皓首而媿垂髫者希矣然後信孟子之知道不苟於言也成化甲辰江陰李君昆以侍御史被命以清理軍伍於兩廣始過白沙進拜

老母於堂予雅未識君之色而訝其憂之餘耳君之孝而訝其哀之餘意風木其心者恒怵惕於見人之親歟君曰然少留君坐語之以丱角所疑於孟子以壯而後信其言不予欺因與君論交焉它日再過白沙索書永慕堂扁予申以孟子之言曰人各有所慕仁者慕親義者慕君士慕學農慕稼穡百工慕能商賈慕貿遷無無慕者慕之至死而勿替乃至形乎動靜接乎夢寐通乎幽明皆性之所發而爲情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此之永慕是也夫孰得而奪之彼幼而慕壯而衰老而遂忘慕之不至而遷於物是之謂情其性非知內外輕重之别者也夫忠孝之推也不孝於親而忠於君古未之有也御史諫官也繩人以身者也名堂之義其以忠孝示天下乎君聞之悦命左右滌硯乞書爲永慕堂記

潮州三利溪記

古今學者不同孔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今仕者不同程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古之人人也今之人人也一也判而兩之其不可同者如陰陽晝夜則有其故矣聖賢之所以示人也知微之顯知顯之微學爲己也其仕也爲人學爲人也其仕也爲己斷不疑矣今守令稱賢

於一邦利澤及於民民愛而樂之問於我嶺南十郡之內吾知其人者周潮州也潮海郡也東南距大海望之渺漫接天習水者乘長風駕大舶出沒巨浪中小不支則有覆溺之患每歲漕運潮人共苦之潮州來守郡問潮父老所以便民者父老曰其惟三利溪乎潮五屬邑其三在郡治西南形若鼎立廣袤千里水曲折行其中而民共賴之者三利溪也是溪之長百一十五里東抵韓江西流入於港正統間湮於大水潮州濬而通之水由故道行東西注會同於海慮其冬旱而且涸也鑿郡城南溝引韓江水注於溪甃石為閘時而開閉之凡役民於畚鍤畀之為溪也高之為閘也僅一月而成農夫利於田商賈利於行漕運者不之海而之溪辭白浪於滄濱謝長風於大舶於是潮之士夫與其父老拜郡門謝曰利吾潮者吾父母也吾子孫敢忘之由是觀之謂周潮州仕而為人也非歟吏於潮者多矣其有功而民思慕之唐莫若韓愈入國朝來莫若王源驅冥頑之鱷造廣濟之梁其事顯於為人不可誣矣今潮州以三利溪配之輝映後先稱賢於一邦也宜哉夫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以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黃涪翁之所稱者非濂溪先

生歟潮州遺予書曰我故舂陵族也潮州之舉進士有聲郎秋官有聲守郡有聲其尚不忝其世也哉吾嘗贈之詩云楚中有孤鳳高舉凌穹蒼借問歸何時聖人在黃唐望之久不至歲晏涕淋浪九苞有遺種不覺羽翼長三年集南海使我令不忘逍遙梧桐枝長飲甘露漿吾生濂溪數百年之後思濂溪而不可得見見其族之雲礽若此者殆可與言矣然則區區所愛慕於周潮州者一闋三利溪而已耶潮人相與立碑頌潮州之功遺生員趙日新來請文予以其事并詩記之俾潮之人知仕而爲人者有功不可忘而潮州之進未艾也潮州名鵬字萬里道州之永明縣人先生文旣成每詢之潮人多言三利之利無實因作一詩以代䟦云欲寫平生不可心孤燈挑盡幾沉吟文章信史知誰是且博人間潤筆金其意欲示後人失於著也其後王侍御哲至潮見之歎曰君子可欺以其方噫斯言得之矣弘治甲子秋門人張詡識

尋樂齋記

五年伍光宇始構亭於南山之巖以坐明年復於吾居第之左結草屋三間與亭往來又明年而光宇死矣草屋之成光宇齋戒沐浴焚香更衣危坐厥明請予問曰雲不自知其力之不足妄意古聖賢人以爲師今年且邁矣不得其門而入不知其所謂樂尋常閒自覺惟坐爲樂耳每每讀書言愈多而心愈用用不如不用之爲

愈也蓋用則勞勞則不樂不樂則置之矣夫書者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也奚宜廢將其所以樂者非歟願先生之教之也予復之曰大哉吾子之問也顧予何足以知之雖然有一說願吾子之思之也周子程子大賢也其授受之旨曰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當是時也弟子不問師亦不言其去仲尼顏子之世千幾百年今去周子程子又幾百年嗚呼果孰從而求之仲尼飲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將求之曲肱飲水耶求之陋巷耶抑無事乎曲肱陋巷而有其樂耶吾子其亦慎求之毋惑於坐忘也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者書也

用而不用者心也心不可用書亦不可廢其爲之有道乎得其道則交助失其道則交病願吾子之終思之也仲尼顏子之樂此心也周子程子此心也吾子亦此心也得其心樂不遠矣願吾子之終思之也語已光宇整步而出恍然若有得者歸揭其榜曰尋樂齋云

風木圖記

莆之李侯某由進士官戶曹員外郎出爲廣東按察僉事每出行部至新會輒一過病夫陳某白沙坐小廬山精舍半晌始至攜所得誌銘文并挽詩一大帙來授而讀之三歛衽先處士默菴先生與林夫人之賢皆可考

而知矣尋以風木圖請記夫孝子之事其親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奚存歿間哉吾聞之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今夫祿之弗逮養曾子悲之侯亦悲之侯之心曾子之心也若曾子可謂盡思矣奚事於圖乃若孔子則以爲子之養其親期於適焉耳苟至乎適雖聖人不能以有加也遑問其他具足於內者無所待乎外性於天者無所

事乎人又非但事親一事爲然也一以貫之其所稱孝非常所稱常所稱者豐其養厚其葬生之封死之贈而已耳嗟夫今之士夫異於古之士夫也其所稱孝率以是爲至矣吾恐聖賢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既撫圖而悲復引其意謂侯曰侯死事盡思無負於曾子矣亦知曾子所以顯其親於無窮者何如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侯念之侯念之是爲記

處素記 成化八年六月爲外兄何經作

一夫頎然始弱冠爲生員事進取不偶退耕於野作室三間榜兩處素字於楣曰吾不了其義當否吾以問白

沙子白沙子聞之絕倒閒數日抵一卷請曰爲我記處
素白沙子命出硯研墨汁相向詰之曰夫記紀實也爲
我具狀吾爲汝記即應曰毋苦我人呼我秀才我即不
應謂我處素我即應之但子爲我記足矣吾知其狀云
何兩手捧硯躡席揚眉進愈恭白沙子不能却墨其卷
歸之

慈元廟記

世道升降人有任其責者君臣是也予少讀宋史惜宋
之君臣當其盛時無精一學問以誠其身無先王政教
以新天下化本不立時措莫知雖有程明道兄弟不見
用於時迹其所爲高不過漢唐之間仰視三代以前師
傅一尊而王業盛畎畝既出而世道亨之君臣何如也
南渡之後惜其君非撥亂反正之主雖有其臣任之弗
專邪議得以閒之大志弱而易撓大義隱而弗彰量敵
玩讐國計日非往往坐失機會卒不能成恢復之功至
於善惡不分用舍倒置刑賞失當怨憤生禍和議成而
兵益衰歲幣多而民愈困如久病之人氣息奄奄以及
度宗之世則不復惜爲之掩卷出涕不忍復觀之矣孔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劉文靖廣之以詩
曰王綱一紊國風沉人道方乖鬼境侵生理本直宜細

玩著龜萬古在人心噫斯言也判善惡於一言決興亡於萬代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歟宋室播遷慈元殿創於邑之厓山宋亡之日陸丞相負少帝赴水死矣元師退張太傅復至厓山遇慈元后問帝所在慟哭曰吾忍死萬里間關至此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投波而死是可哀也厓山近有大忠廟以祀文相國陸丞相張太傅弘治辛亥冬十月今戶部侍郎前廣東右布政華容劉公大夏行部至邑與予泛舟至厓門弔慈元故址始議立祠於大忠之上邑著姓趙思仁請具土木公許之予贊其決曰祠成當爲公記之未幾公去爲都御史修理黃河委其事府通判顧君叔龍甲寅冬祠成是役也一朝而集制命不由於有司所以立大閑愧頹俗而輔名教人心之所不容已也碑於祠中使來者有所觀感弘治己未夏予病小愈尚未堪筆硯以有督府鄧先生之命念慈元落落東山作祠之意久未聞於天下力疾書之愧其不能工也

夢記

庚寅秋月距予自京師歸適踰一載是夕天氣稍涼予讀易白沙之東房既倦而臥夢與應魁殿元克恭黃門同行一童子前導不識者一人次之次克恭次予應魁

途遇泥潦予呼童子取行具童子不應予因曰越人歌之楚人聽之應魁屢數不置克恭顧予作愁狀其不識一人者漠然若無所聞焉既竊測其意曰越與楚風氣不同人聲隨而異必不能相通而相好使越人歌之楚人聽之亦猶使楚人歌之越人聽之也孰若使越人歌之越人自聽之楚人歌之楚人自聽之其音習於其耳其言感於其心奚不相說之有是故越不可爲楚楚亦不可爲越越與楚不相能非有生之初習使然耳習之久殆與性成夫茍欲變之非百倍其功持之以久不可使化而入今若以爲越者一人騾而號於楚地曰去而爲楚者以從我楚得不群然而逐之乎然則如何曰守其爲越者無遽責楚以必同庶乎其免矣

又

三月二十七日碧玉樓午睡夢出貞節門外大水一老人抱衣浣於前歌曰法好人莫傳衣好人莫穿良久又歌曰西子蒙不潔掩鼻過者疾趨而爭先雖有惡人齋戒沐浴被服明鮮以祀上帝執侍周旋與世騈肩吁是何夢耶將有應於後早爲之兆耶抑夢幻虛無同異端之說從而稽之因妄求妄不可耶姑記於此以俟明者決焉

白沙子全集 卷之一 記

吳川縣城記

書城濮城郎之旨得之春秋然後知長府之役可罷於魯人譏鄭子産惠而不知爲政非孟氏之過也昔寇盜充斥於高涼百姓凜凜委性命於豺虎之林今湖廣按察使前僉事吾廣鬱林陶公被命來專是方經畧大著討賊之聲高涼以東之民莫不倚公以爲命寇既平公於是城吳川城厚一丈其崇三丈周五百八十丈亦勞矣自師旅興而民滋敝是役也公實圖之豈得已哉經始於成化戊戌之秋越明年冬城始克完民喜曰衛我者生我勞我者惜我公大惠我何可忘父老相與言於官遣生員李凌雲以狀走白沙謁文記之時江梅始花風日晴美予與二三友登碧玉樓望厓山慈元廟新成與大忠祠映照下上顧謂凌雲曰是公與令都御史東山劉先生之所作也義以使民民爭趨之大有功於名教是之謂達爲政之首務皆可書凡公之功在民不違春秋義例可書時焉耳矣勉於無事之日如是而弗已焉其效不亦遠乎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襄陽府　先聖廟記

庚戌之夏侍御史襄陽曹君璘訪予玊臺山中間語及其太守郭侯之爲人予問治郡何如曰侯以政及於民

者民之口碑矣復作而言曰民知其小不知其大大者口碑不載將載之石焉然非屬筆於先生則石有時而朽也明日君還行臺乃以其狀來按狀襄陽 先聖廟自建國以來有祭無樂成化二十二年侯以才御史來守是邦告廟之日大閱神庫即議製之顧以時詘舉羸未暇也居三年民之病者駸駸乎起矣乃延神樂觀樂舞生周某於岳州問所以製樂器者其材孰難生曰八音之中其爲石乎古取之於泗濱今爲官所封餘無難者焉侯審厥象使人於隆中山求得之生爲撿其音曰可矣遂闢燕思堂於郡堂後爲之每一器成侯數四與

較期於至精而後已越四月訖工總其器爲數一十有八析之爲二百三十五益大成樂之式也庫有祭器三百四十五事歲久將就敝侯悉取而新之亦罔不殫厥心焉烏虖侯於爲邦先務其大者得之矣按周禮大司樂治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使有道德者教之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非其師弗祖也非其祖弗祭也後世學政既弛教者不必其人雖欲祭之曷從而祖之惟我

先聖孔子道高如天德厚如地教化無窮如四時民到於今賴之故到於今祖之然其大合樂也達於大郡止焉襄陽爲楚大郡以其狀考之春秋祭於廟者二

百四十而未嘗有樂也侯於介髮既剪之餘注心於簿書期會之所不及而其民信之是可書也已或曰古樂之亡久矣宋明道先生欲著樂書而弗果西山律呂未見於用今之樂猶古之樂與曰此非守臣之所能與也令之論人也過嚴矣始也予讓記而曹察院命之垂二年復轉託於我方伯劉東山先生予重違其意也而與之侯名仲字廷章沅之宜春人相是役者同知某通判某推官某也

此文始屬稿於鄒汝愚復略改次答曹察院非我志也覽者詳焉

白沙子全集卷之一終

白沙子全集卷之二

論

論前輩言銖視軒冕塵視金玉 三篇

上

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與道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視道則道為天地之本以道視天地則天地者太倉之一粟滄海之一勺耳曾足與道侔哉天地之大不得與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一身之微其所得者富貴貧賤死生禍福曾足以為君子所得乎君子之所得者有如此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無

所增天地之終吾之終也而吾之道無所損天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損則舉天地間物既歸於我而不足增損於我矣天下之物盡在我而不足以增損我故卒然遇之而不驚無故失之而不介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烈風雷雨而弗迷尚何銖軒冕塵金玉之足言哉然非知之眞存之實者與語此反惑惑則徒爲狂妄耳

中

天下事物雜然前陳事之非我所自出物之非我所素有卒然舉而加諸我不屑者視之初若與我不相涉則厭薄之心生矣然事必有所不能已物必有所不能無

來於吾前矣得謂與我不相涉耶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謂薄不義也非薄富貴也孟子謂舜視棄天下如敝屣亦謂重愛親也非謂輕天下也君子一心萬理完具事物雖多莫非在我此身一到精神具隨得吾得而得之矣失吾得而失之耳厭薄之心何自而生哉巢父不能容一瓢嚴陵不能禮漢光此瓢此禮天下之理所不能無君子之心所不能已使二人之心果完具亦焉得而忽之也若曰物吾知其爲物耳事吾知其爲事耳勉焉舉吾之身以從之初若與我不相涉比之醫家謂之不仁昔人之言曰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是

心也君子何自得之哉然非其人與語此反惑惑則累之矣或應曰是非所謂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辨也曰然然無君子之心徒有輕重之辨非道也

下

或曰道可狀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於可言則已涉乎麤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試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曰道不可以言狀亦可以物乎曰不可物囿於形道通於物有目者不得見也何以言之曰天得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得之爲人狀之以天則遺地狀之以地則遺人物不足狀也曰道終不可狀與曰有其方則可舉一隅而括其三隅狀道之方也據一隅而反其三隅按狀之術也然狀道之方非難按狀之術實難人有不知彈告之曰彈之形如弓而以竹爲弦使其知弓則可按也不知此道之大告之曰道大也天小也軒冕金玉又小則能按而不惑者鮮矣愚故曰道不可狀爲難其人也

安土敦乎仁論

易上繫曰安土敦乎仁予曰寓於此樂於此身於此聚精會神於此而不容惑忽是謂之曰君子安土敦乎仁

也比觀泰之序卦曰履而泰然后安又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是泰而后可安也夫泰通也泰然后安着通於此然后安於此也然九二曰包荒用馮河是何方泰而憂念即興也九三曰艱貞无咎則君子於是時愈益恐恐然如禍之至矣是則君子之安於其所豈直泰然而無所事哉益將兢兢業業惟恐一息之或間一念之或差而不敢以自暇矣有於予心符或曰君子不已勞乎應曰乾之象曰天行健天之循環不息者健而已君子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未嘗少懈者剛而已天豈勞哉君子何爲不暇乎

無後論

君子一心足以開萬世小人百惑足以喪邦家何者心存與不存也夫此心存則一一則誠不存則惑惑則僞所以開萬世喪邦家者不在多誠僞之間而足耳夫天地之大萬物之富何以爲之也一誠所爲也蓋有此誠斯有此物則有此物必有此誠則誠在人何所具於一心耳心之所有者此誠而爲天地者此誠也天地之大此誠且可爲而君子存之則何萬世之不足開哉作俑之人既惑而喪其誠矣夫既無其誠而何以有後耶

仁術論

天道至無心比其著於兩間者千怪萬狀不復有可及至巧矣然皆一元之所爲聖道至無意比其形於功業者神妙莫測不復有可加亦至巧矣然皆一心之所致心乎其此一元之所含乎昔周公扶王室者也桓文亦扶王室也然周公身致太平延被後世桓文戰爭不息禍藏於身者桓文用意周公用心也是則至拙莫如意而至巧者莫踰於心矣孟氏學聖人也齊王不忍見一牛之死不有孟氏不知其巧也蓋齊王之心即聖人之心聖人知是心之不可害故設禮以預養之以爲見其生而遂見其死聞其聲而遂食其肉則害是心莫甚焉

故遠庖廚也夫庖廚之禮至重不可廢此心之仁至大不可戕君子因是心制是禮則二者兩全矣巧莫過焉齊王之心一發契乎禮齊王非熟乎禮也心之巧同也聖人誅民害而逆之四裔之民奚罪焉亦曰戮之則傷仁存之遺害故聖人之仁有權焉使之遠寓魑魅則害去而惡亦不得施矣夫人情之欲在於生聖人即與之生人情之惡在於死聖人不與之死惡衆人所惡也聖人即逆除裔夷惡難施也聖人以投惡聖人一舉而迭中聖人未嘗巧也此心之仁自巧也而聖人用之故天下有意於巧者皆不得厠其閒矣周公一金縢大發寤

時主以後世事觀至巧矣周公豈有意耶亦任心耳

論詩不易

宋歐陽文忠公最愛唐人遊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又愛一人送别詩曉日都門道微凉草樹秋云修平生欲道此語道不得朱文公謂今人都不識此等好處是如何二公最知詩者也後人誠未易及如此兩聯予始因歐公歎賞之至欲求見其所以妙如歐公之意了不可得徧問諸朋友無知者徐取魏晉以下諸名家所作凡爲前輩點出者反覆玩味久之乃若麤有得焉間舉以告今之善言詩者亦但見其唯唯於吾所已言者而巳吾所不言者彼未必知也夫然後歎歐公之絶識去今之人遠甚而信文公之言不誣也噫詩可易言哉

說

菊逸說

草木之品在花桃花於春菊花於秋蓮花於夏梅花於冬四時之花臭色高下不齊其配於人也亦然潘岳似桃陶元亮似菊周元公似蓮林和靖似梅惟其似之是以尚之惟其尚之是以名之今之托於花者吾得一人焉吉水處士張某號菊逸益賢而隱者屈子曰飡秋菊之落英陶子曰秋菊有佳色浥露掇其英皆以菊爲悦者也皆古之賢人也菊之美不待贊菊花之美而隱者也某之托於菊也亦不待贊

素馨說

草木之精氣下發於上為英華率謂之花然水陸所產妍媸高下美惡不等蕃萬不齊焉而人於其中擇而愛之凡欲其有益於事非愛之而溺焉者也產於此邦曰素馨者香清而體白郁郁盈盈可掬可佩貫四時而不凋供一賞而有餘亦花之佳者也好事者致於予予既愛之遂益究其用取花之蓓蕾者與茗之佳者雜而貯之又於月露之下掇其最芬馥者置陶瓶中經宿而俟茗飲之入焉然則是花之用於人雖不若麻縷之與菽粟然益亦不為無用也人之資於麻縷為其可以溫也

資於菽粟為其可以飽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今是花也吾取焉姑以其能郁郁盈盈少裨於茗耳雖不汲汲可也不汲汲由用之可已也使是花之於人如麻縷之與菽粟然又安可已哉可已而已不可已而不已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於道其庶幾乎治國其庶幾乎

大頭蝦說

客問鄉譏不能儉以取貧者曰大頭蝦父兄憂子弟之奢靡而戒之亦曰大頭蝦何謂也予告之曰蝦有挺鬚瞪目首大於身集數百尾烹之而未能供一啜之羹者名曰大頭蝦甘美不足豐乎外餒乎中如人之不務實

者然鄉人借是以明識戒義取此歟言雖鄙俗明理甚當然予觀今之取貧者亦非一端或原於博塞或起於鬬訟或荒於沉湎或奪於異好與大頭蝦皆足以致貧然考其用心與其行事之善惡而科其罪之輕重大頭蝦宜從末減識取貧者反舍彼摘此何耶恒人之情刑之則懼不近刑則忽博塞鬬訟禁在法典沉湎異好則人之性有嗜不嗜者不可一槩論也大頭蝦之患在於輕財而忽分才子弟類有之益其才高意廣恥居人下而雅不勝俗專事已勝則自畋獵馳騁賓客支酬輿馬服食之用侈爲美觀以取快於目前而不知窮之在是也如是致貧亦十四五孔子所謂難乎有恒者是也以爲不近刑而忽之故識其不能自反以進於禮義教誨之道也孳孳於貧富之消長錙銖較之而病其不能者曰大頭蝦此田野細民過於爲吝而以繩人之驕非大人之治人也夫人之生陰陽具焉陽有餘而陰不足有餘生驕不足生吝受氣之始偏則爲害有生之後習氣乘之驕益驕吝益吝驕固可罪吝亦可鄙驕與吝一也不驕不吝庶矣乎

禽獸說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

血裹一大塊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慾
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
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
獸可也

題跋

跋清獻崔公題劍閣詞　弘治甲寅十月作

萬里雲間戍立馬劍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是長安
人苦百年塗炭鬼哭三邊鋒鏑天道久應還手寫留屯
奏烱烱寸心丹對青燈搔白髮漏聲殘老來勳業未就
妨却一身閑梅嶺綠陰青子蒲澗清泉白石怪我舊盟
寒烽火平安夜歸夢到家山右調水調歌頭吾鄉先輩
菊坡先生宋丞相清獻崔公鎭蜀時題劍閣即此詞也
曩夢拜公坐我於牀與語平生仕止久速偶及之仰視
公顏色可親一步趨閒不知其已翺翔於蓬萊道山之

上欲從之上下而無由因請公手書公欣然命具紙筆烏虖古今幽明一理人之所見則有同異感而通之其夢也耶其非夢也耶今書遺其後七世孫同壽云

書思德亭碑後

成化八年壬辰夏廣右陶公由吾邑長進秩僉憲六年考滿如京師將行也諸父兄相與携思德碑文一首請予請文以贈曰將以是考也諸父兄坐既定余撫碑歎曰嗟夫昔壬午之冬寇忽大至城下民被剽掠死者甚衆公方備寇於外報至哭徑歸及郊哭入城呼士卒慟哭撫之告以滅賊皆感激增氣捐軀赴難震動一邑此吾與諸父兄所共見也賊益充斥公由是建子城與民固守又量地遠邇連爲營以塞四境要害設守備之法內外戒嚴賊不敢犯民到今賴之凡使吾兄弟妻子得免流離老稚謳歌田里與鄰壤異者公也公有識慮善揆度其所施爲事務實而不爲虛文故能取必於此經歷久遠民受其賜而公之功有成此吾與諸父兄所共知也公家廣右之鬱林去賊近吾邑在吾省之西南近省多饒資民賊利得之每歲入寇公過之賊不得逞退過公先塋衆賊將伐木取坯土以懼公賴忠烈之靈震怒在天賊尋畏不敢近嗚呼此公捨一家之危以易一

邑之安吾與諸父兄所共聞也夫是三者之難能公實能之以惠吾民吾民所以頌公之德在此一片石則或聞之而不言或言之而非專豈諸父兄與作碑者之意耶公為縣久其有勞於吾民不可具書蓋公之治民如其治兵因應隨機初無定體其治兵也如文士作文奇生筆端無事蹈襲故能使人畏之而牽以取勝此皆公精神心術之奧之運人不可得窺故尤不可得書可見者跡之顯者耳書其跡而民莫不信余是以冐言之以補碑之弗及若夫述職贈言以勉當道此僚友之分君子之任非吾與諸父兄之宜

書孔高州平賊詩卷後

王別駕所為孔高州平賊十二詩并圖說予覽之歎曰嗟夫太守誠有功於民也太守今進秩憲副使其視民如傷必不偏於一隅安於一日以為足吾意副使之賢勞謙而不伐雖有同時詠歌之美蓋未知其果樂聞之而首肯否雖然或亟稱之必深願望之亦君子所不能已於言也

書蓮塘書屋冊後

成化十九年春正月予訪予友莊定山於江浦提學南畿侍御上饒婁克讓來會予白馬菴三人相與論學賦

詩浹辰而別侍御之兄克貞先生與予同事吳聘君子
來京師見克貞之子進士性及其高第門人中書蔣世
欽因與還往居無何侍御官滿來朝予卧病慶壽寺之
數人者無日不在坐師友蟬聯臭味相似亦一時之勝
會也侍御示予蓮塘書屋圖山雲水石竹樹陰翳恍然
若蓮塘之在目謁然絃誦之聲盈耳也予玩而樂之謂
侍御曰地由人勝不勝誰傳周茂叔濯纓於濂溪而世
濂溪程叔子著書於龍門而世龍門朱晦翁講道於考
亭而世考亭今婁氏居蓮塘宜世蓮塘使蓮塘之名有
聞於天下後世者婁氏也使婁氏有聞於天下後世者
婁氏自為之非蓮塘之遇不其幸歟濂溪以茂
叔勝龍門以叔子勝考亭以晦翁勝蓮塘以婁氏勝古
人今人無不同也抑不知婁氏之所修而執之者同於
古人否歟惡乎同乎同其心不同其迹可也同其歸不
同其入可也入者門也歸者其本也周誠而程敬考亭
先致知先儒恒言也三者之學於聖人之道孰為邇孰
知之無遠邇歟周子太極圖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而主靜問者曰聖可學歟曰可孰為要曰一為要一者
無欲也遺書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
散見靜坐而歎其善學曰性靜者可以為學二程之得

於周子也朱子不言有象山也此子之狂言也婁氏何居焉予以景泰甲戌遊小陂與克貞先後至凡克貞之所修而執之者予不能悉也書予說於蓮塘圖侍御質諸克貞先生以爲何如

書一之自罰帖後

此帖其實命之而云自罰者貫不自以爲過導之使知悔也貫之此舉其初蓋以爲可卒歸於貫者貫主之托始於貫謀事懲義規畫無度皆貫之失不容於公議故與士友共責之而不得私焉其不可自恕者謹以書諸日録矣自罰必一年而後復者過之小大爲限復深責望之昭仁示義殆亦孔門鳴鼓之遺意與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逮其晚年進德極於高遠未必非此門人之助而由之名光於後世矣則貫其可侮哉

書漫筆後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内到見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豈欺我哉

跋沈氏新藏考亭真蹟卷後

張宣公城南雜詠廿首考亭朱子爲和之楊鐵厓評其詩謂宣公有古風思緻於考亭惟曰朱子之辭不敢評其信然耶抑别有所指不欲盡發之耶昔之論詩者曰詩有别材非關書也詩有别趣非關理也又曰如羚羊挂角無迹可尋夫詩必如是然後可以言妙近代之詩遠宗唐近法宋非唐非宋名曰俗作後生溺於見聞不可告語安得鐵厓生並世予將叩之其亦有以復我耶鐵厓補書宣公詩與文公眞蹟併藏沈氏都憲公書來俾予題予既未及見因附論鐵厓之後如此云

跋梁曉挽李唐詩

曉爲詩悼李唐唐卒未娶無顯然悔尤皆以爲幸然曉之於唐既送其往復迎其來何曉之不憚煩也造化固無是理矣但如曉說苟無聖人之德而有妻子之累雖曉不能以一日活世間況於唐乎曉之爲人謀亦疎矣曉乎其自處可也

跋張聲遠藏康齋眞蹟後

先師康齋遺稿某藏之十二年矣出入必偕天順初先師膺聘入京途中紀行諸作皆當日手書寄白沙凡七紙成化己丑春三月行李出北京是日次於析木之店以示東吳張聲遠鏌一見驚絕閱之竟日不目瞬以手

撫矣以口吟哦其憐之劄一紙是歲六月過清江以手書問先師尚無恙也明年秋鏌書來求跋又二年壬辰二月豐城友人始以訃來先師之卒在己丑十月至是三易歲當鏌求跋語時屬纊來一年矣烏虖悲乎先師道德名譽傾一世婦人小子知之華夏蠻貊咸知之平生愛一字一辭不以假人某之所得徒以一日在門下然誦其言想見其丰采而得其爲人則宜其有惕然而感勃然而興者矣某猶望此於百世之下況其邇者乎後生可畏鏌其念諸門人某謹識

跋漳州功德碑後 漳州姓張名璜字德潤別號兩山居士番禺人朗之父也

讀漳州功德絕句云罷守三州卧兩山漳州面目此碑間郡人欲識蒙菴老也傍斯文提一班作碑者林蒙菴曩於京師見其人愼許可人以是信之今亶靠他作證明師也蒙菴見拙詩想爲抵掌但未知肯勒於碑陰否也

書自題大塘書屋詩後

予既書婁克讓蓮塘書屋圖後蔣世欽繼之以大塘書屋之請予賦五言近體一章既以答世欽世欽少之予乃究言詩中之旨首言大塘書屋乃中書蔣世欽所建領聯言爲學當求諸心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爲之主

徐取古人緊要文字讀之庶能有所契合不為影響依附以陷於狗外自欺之弊此心學法門也頸聯言大塘之景以學之所得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理洞如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徹則必不能有見於一動一靜之間縱百揣度祇益口耳所謂何思何慮同歸殊塗百慮一致亦必不能深信而自得也末聯借方士之丹以喻吾道之丹卒歸之龍門者明其傳出於程子而人未之知也拙見如此未知是否然予於世欽不可謂無意矣所病者辭采不足以動人耳世欽胡為而少之予以世欽厭夫為文字章句之學者勇於求道不恥下問於予予是以重言之謂予俯仰於時姑喋喋以塞夫人之意非予所以處世欽也

書鄭檢討所編劉閔札後

此吾翰林鄭先生廷綱取吾平日所得於其友劉閔子賢手書會而編之以為此卷子賢嘗以孝行聞於鄉之人令閱此卷意其天資可與共學而鄭先生不沒人善也皆可敬中間一簡告鄭先生以處貧之難吾獨惜子賢之困於不足無所於謀也三旬九食亦昔人之常事必不得已而干人雖謀於鄭先生可也而徒告之難鄭先生豈難於濟人者哉觀者疑焉雖不以編入可也

書鄧政求濟帖後

於乎勢利爲市朋友道絕昔人所能者例不可望於俗輩政之號不足於予固其所矣惜予貧且賤無以副政之請此昔賢所謂旋渦底佛安能救落水羅漢不然予之所欲濟與所識求濟於予者多矣豈獨政哉雖然政於予無一日之雅奚以亮予之能惠予負政多矣十室之邑尚有忠信如夫子政其廣求之必得一士如予而無予之貧賤政其庶幾乎撫紙太息書其後歸之

書玉枕山詩話後

予又有廻龍寺夜坐詩云孤燭江邊寺踈鐘雨後天愁人知永夜遠客惜流年不買南安酒留充玉枕錢牀風無意緒吹斷藥爐烟第三聯亦以玉枕而發東海乃不收入詩話中偶忘之耶東海平日自謂具隻眼能辨千古是非人物而近遺夫康齋又何也康齋易知耳予年二十七遊小陂聞其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由濂洛關閩以上達洙泗尊師道勇擔荷不屈不撓如立千仞之壁益一代之人豪也其出處大致不暇論然而世之知康齋者甚少如其輩往往譏呵太甚群喙交競是非混淆亦宜東海之未察也微吾與蘇君今日之論則東海之康齋其爲晏嬰之孔子乎了翁之伯淳也噫成化壬寅

九月二十八日新會陳獻章在南安橫浦驛讀東海先
生玉枕山詩話秉燭書此于蘇君卷中

書鄭巡檢詩卷後

吾邑沙岡巡檢鄭榮官滿告歸持此卷過白沙乞詩榮
莆人也壯而仕老而休賢於不知止者予既贈之詩復
錄近作七絕於此莆有大理黃先生故人也榮見問我
以此卷呈之

題吳瑞卿采芳園記後

歲云暮矣冬雨淒淒牛僵馬危商旅不歸號寒啼饑窮
民怨咨采芳何爲將以遺所思所思在遠道天寒日短
詎爲致之不如待時時維仲春陽道既亨萬物得時和
風披披人情熙熙博采衆芳汎汎輕航駕言出游不泥
一邪雲龍風虎其傳自古而德之所被人將化之如赴
壑之水汩汩洋洋不亦深乎瑞卿天下未有不本於自
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易曰
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屈信與道翺翔固吾儒事
也吾志其行乎猗與休哉

題余別駕中流砥柱圖後

別駕余先生命予題中流砥柱圖予讀彭秋官序文雖
非正說此圖而意已足末舉元貞事一段結裹尤警策

有力故予傚其意而切言之蓋不言則已言必欲其有益於别駕非相啖以利者也故不爲諛辭其辭曰使君使民不厭眞使君爲臣莫愛身使君不以榮辱爲屈信死生爲戚忻而以嗜慾爲伐性之斧斤千秋萬歲難磨滅乃見中流砥柱人

次王半山韻詩跋

一日忽興動和得半山詩一十八首稿寄時矩收閲作詩當雅健第一忌俗與弱予嘗愛看子美后山等詩蓋喜其雅健也若論道理隨人深淺但須筆下發得精神可一唱三歎聞者便自鼓舞方是到也須將道理就自

已性情上發出不可作議論說去離了詩之本體便是宋頭巾也大槩如此中間句格聲律更一一洗滌平日習氣渙然一新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作詩亦正用得着也批判去改定乞再録來見示爲幸稿中有工拙請下一轉語以觀識趣高下可乎

書和倫知縣詩後

屠沽可與共飲而不飲彭澤公田之釀古之混於酒者如是與獨醒者不相能而同歸於正雖同歸於正而有難易焉醒者抗志直遂醉者韜光内映謂醉難於醒則可令之飲者吾見其易耳非混於酒而飲者也烏虖安

得見古醉鄉之逃以與之共飲哉

送張方伯詩跋

某嘗謂作詩非難斟酌下字輕重爲難耳如此詩第五句清字既研於心又參諸友左揆右度終不可易而非公九載之守不渝其亦豈敢孟浪益一字之下其難如此詩其易言哉

跋潘氏族譜後

潘氏自其始祖太一公以下至臨淮典教華爲世凡三十有四故國子祭酒豫章胡公若思括始終爲之序頗詳悉同時稱聞人曰建安之楊曰南郡之楊曰浙東之王曰臨川之王曰錢曰高曰苗曰曹曰裴題之跋之八九見先後續續光不已譜既重三十五世孫明威玘伯振慮夫光於今者或息於後重自其身者或失之於其子孫序而傳之以延厥光以增茲重於無窮焉惟其人不惟其人惟其位之徇則不信於世世方來其奚賴於是謹齋戒擇日進譜於白沙乞予言爲序後予既德弗類而文又不及世於君之愛我奚足尚雖然有可爲君言者而奚敢不書夫惟君子以神之沒身焉其效至於通神明光上下存乎孝弟形於事君爲良臨大節爲忠感於人心措諸天下爲事業存乎推延光於簡册存乎

名勉而行之存乎誠君受明天子命爲能臣技謀勇果固所長能不規規於是惟所存孝弟心益誠益推著而爲良爲忠爲事業爲簡冊勲名種種皆君有也若是斯譜也不光重與先世德美具載諸文此不贅

批答張廷實詩箋

首章似胡文定解春秋以義理穿鑿二章發揮得道理極致非所敢當然此心亦自不能已願與公共勉之三章仙術多門姑置勿論然興致高遠者非此無以托古有留意於參同契而爲詩則斥以盜竊四章箋得之余清老唱道歌云世間膏火煎熬可厭亦在其中五章要看第二句與第四句相應親切六章醉以溷俗醒以行獨醒易於醉醉非深於易者不能也漢郭林宗晉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堯夫善醉矣夫七章其失與首章同黃涪翁大雅堂記似爲此箋發者正詩家大體所關處不可不理會大抵詩貴平易洞達自然含蓄不露不以用意裝綴藏形伏影如世間一種商度隱語使人不可模索爲工欲學古人詩先理會古人性情是如何有此性情方有此聲口只看程明道邵康節詩眞天生溫厚和樂一種好性情也至如謝枋得雖氣節凌厲好說詩而不識大雅觀其註唐絕句諸詩事事比喻是多少牽

强多少穿鑿也詩固有比體然專務爲之則心已陷於一偏將來未免此弊不可不知八章不知馬其失在人不在馬少知進退去就而已者亦未以馬稱也平湖之進吾惜之九章珠珮用鄭交甫事十章箋得之詩從後定本統論好非但拙作所能當持以論詩可矣槩觀所論多只從意上求語句聲調體格尚欠工夫在若論詩家一齊要到莊定山所以不可及者用句用字用律極費工夫初須倣古久而後成家也今且選取唐宋名家詩數十來首諷誦上下效其體格音律句句字字一毫不自滿莫容易放過若於此悟入方有蹊徑可尋

雜著

書韓莊二節婦事

烏虖二氏之生其相去且千載韓故相國休之孫女莊雷郡庶人妻貴賤雖殊其死於義一也心事如青天白日皎乎其不可尚辭氣如大冬嚴雪凛乎其不可犯是豈資學問之功哉是豈嘗聞君子之道於人哉亦發於其性之自然耳今之誦言者咸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故臨利害比二氏乃能之學者固不能於此然則從事於詩書反無所益彼之不學乃能不壞其性何耶是必有所以然者學止於誇多鬬靡而不知其性爲何

物變化氣質爲何事人欲日肆天理日消其不陷於禽獸者幾希矣予讀二氏之辭有感故録而藏之

誡子弟

人家成立則難傾覆則易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家子弟才不才父兄教之可固必耶雖然有不可委之命在人宜自盡里中有以彈絲爲業者琴瑟雅樂也彼以之教人而獲利既可鄙矣傳於其子託琴而衣食由是琴益微而家益困展轉歲月幾不能生里人賤之恥與爲伍遂亡士夫之名此豈嘗爲元惡大憝而喪其家乎才不足也既無高爵厚業以取重於時其所挾者率時所不售者也而又自賤焉奈之何其能立也大抵能立於一世必有取重於一世之術彼之所取者在我咸無之及不能立諉曰命也果不在我乎人家子弟不才者多才者少此昔人所以歎成立之難也汝曹勉之

示學者帖

諸君或聞外人執異論非毀之言請勿相聞若事不得已言之亦須隱其姓名可也人氣禀習尚不同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其非使其見得是處決不至以是爲非而毀他人此得失恒在毀人者之身而不在所毀之

人言之何益且安知己之所執以爲是者非出於氣禀習尚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乎茍未能如顔子之無我未免是己而非人則其失均矣况自古不能無毀盛德者猶不免焉今區區以不完之行而冒過情之譽毀固其所也此宜篤於自修以求無毀之實不必以爲異而欲聞之也昔呂蒙正拜副相一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乎同列欲詢其名遽止之曰知當終身不忘不如勿聞賢者所存固異於人也諸君亦宜念之

手帖

讀一之自罰帖所謂喜三代之餼羊猶存也此舉雖過然究其爲心葢亦可憫且自罰之辭甚實其進固未可涯也若夫久居師席不能致門人於無過舉之地此則老夫之罪請附此於日録冀一過諸君其誌之

喻塾中帖

不邀人敬不受人慢某今日方曉待深之之道大抵情不可過會不可數抑情以止慢踈會以增敬終身守此然後故舊可保請自今後朔望免禮諸生在塾中者亦不勞進揖容珪持自紙往喻俾悉知余意

與容珪帖

絢等雖在門墻其與拙者之意實未相接徒以名分相

繫爲美談耳雖然賢於吠雪者多矣廣收而勿拒小訾而大遺其諸全交與待哀俗之意乎

漫筆示李世卿湛民澤 湛若水初名雨字民澤

昨夕樓上聞雨聲澎湃睡不能著枕因檢會鄉里平時還往人十七八中間年及七十者才一二餘皆六十而下四十蚤晚死者恒多嗚虖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體喘息天地閒與蟲蟻並活而已耶浮屠氏雖異學亦必以到彼岸爲標準學者以聖人爲師其道何如彼文章功業氣節世未嘗乏人在人立志大小歲月固不待人也

偶書遺湛民澤龔曰高遊羅浮者

仙人譚景升詩云蓬萊料想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羅浮海上山葛仙治之眞蓬萊哉方竹君入手振之鏗然有聲上撑天下拄地四方惟意所如諸君即日東遊度鐵橋登飛雲坐黃龍嘯明月是眞神仙矣譚生豈欺我哉久矣吾夢長鬚翁遺予羅浮山盡四百三十二峰一囊括之開半面以待遊筇之入

書法

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

乎動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

速勾丁知縣廟疏

立一祠既以表茂宰之賢又以見吾鄉尚德慕義一唱百和視死如生又孰不咨嗟而歎羨其美耶且報往可以勸來此祠立後必有[illegible]義而起者問所由來鄉諸父兄子弟不忘舊令之德章與有榮矣幸甚幸甚即辰春日布和工匠畢集其告諸義士及是時慨然念此舉之不易發誠心而共濟幸無辭曰姑俟來日區區不勝至禱

戒懶文示諸生

大舜爲善鷄鳴起周公一飯凡三止仲尼不寢終夜思聖賢事業勤而已昔聞鑿壁有匡衡又聞車胤能囊螢韓愈焚膏孫映雪未聞懶者留其名爾懶豈自知待我詳言之官懶吏曹欺將懶士卒離母懶兒號寒夫懶妻啼饑猶懶鼠不走犬懶盜不疑細看萬事乾坤内祇有懶字最爲害諸弟子聽訓誨日就月將莫懈怠舉筆從頭寫一篇貼向座右爲警戒

賦

湖山雅趣賦

丙戌之秋余策杖自南海循庾關而北涉彭蠡過匡廬之下復取道蕭山泝桐江艤舟望天台峰入杭觀於西湖所過之地盻髙山之漠漠涉驚波之漫漫放浪形骸之外俯仰宇宙之間當其境與心融時與意會悠然而適泰然而安物我於是乎兩忘死生焉得而相干亦一時之壯遊也迨夫足涉橋門臂交羣彥撤百氏之藩籬啓六經之關鍵于焉優游于焉收歛靈臺洞虛一塵不染浮華盡剝真實乃見鼓瑟鳴琴一回一點氣蘊春風之和心游大古之面其自得之樂亦無涯也出而觀乎通達浮埃之濛濛游氣之冥冥俗物之茫茫人心之膠膠曾不足以獻其一哂而況於權爐大熾勢波滔天賓客慶集車馬駢塡得志者揚揚驕人於白日失志者戚戚伺夜而乞憐若此者吾哀其爲人也嗟夫富貴非樂湖山爲樂湖山雖樂孰若自得者之無愧怍哉客有張環者聞余言拂衣而起擊節而歌曰屈伸榮辱自去來外物於我何有哉爭如一笑解其縛脫屣人間有真樂余欲止而告之竟去不復還噫斯人也天隨子之徒與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微斯人誰將與儔

止遷蕭節婦墓賦

昔兵戈之擾兇盜兮孰倀倀而握之符號令紛其不一兮汨珠玉于泥塗抹之亂之執兵之狗而慾兮胡寧知耻而畏誅若美人兮宗廟之瑚母我即帶兮毋我捫袪毋我執手兮手可斷而不可汚奮犬豕之罵以冒刃兮貌凜凜其若蘇死則快兮生安用諸嗟此烈婦兮彼丈夫弗如丁侯爲縣兮德教用敷表貞塜兮營祭畬行路嗟歎兮揭聲教於海隅蠢兹弗畏兮託日者以爲誣欲改封以自便兮動有識之長吁匪令侯之繼軌兮隳四尺其奚辜我將告外史兮筆之于書

贊

忍字贊

七情之發惟怒爲遽衆逆之加惟忍爲是絶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勵過一百忍爲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銘

世賴堂銘

恭惟我祖渭川府君所立殊衆七十八年漢陰抱甕自是以來我家用開堂以世名德音孔恢

家廟鐘銘

其質重其聲遲其動静有時永以爲神之依

丁氏祠堂鐘銘 代丁知縣作

出佛山冶入濟陽堂厥聲鏜鏜震於無疆

改鑄邑譙樓鐘銘

費而不傷壞則有成同百里之聲存萬世之經作民不信視此鐘銘 鐘始造模而丁侯卒惜侯之志不及成此銘亡後有繼之者何以考故録之

啓

聘啓 成化辛卯二月代兄作

伏以持鈍舌者必淡顔良易投於正士工巧言者宜令色每見悦於常流葢夙分之雅同豈强能而苟比兹者幸遇尊親家鄭處士閥閲偉而着眼高不鄙小弱弟某秀才章句踈而用心苦是故聲氣之相感庶幾物我之相忘雖首院以難諧必東牀而獲選鄭高楊郭幸扳貴邑之甲科馬聶鍾容徒竊敝鄉之商品適伻四姓敢賛一言此不往而彼不來陰則升而陽則降慙魚緘之莫罄念雁幣之宜將浩矣滄溟寧却一蹄涔之水巍哉太

華何辭五弓許之陵乞箋起居用慰注仰謹奉啟不宣

又 成化辛卯十二月作

文啟伏以德陋巷顏一瓢趣味儘殊於俗尚著清門羅三字品題蓋屬於鄉評惟此翁之可人宜吾弟之有室始者曠十年而莫遇訪尋顧屑屑於執巾茲焉比兩姓以克諧期待乃惓惓于舉案正將求閨門之助必無忝伉儷之名至誠既合於天人素志何疑於夢卜片言賜允束帛宜先懷素履而仰高山躋攀絕矣接清絃以奏流水風韻悠哉奉啟不宣

請期啟 成化辛卯十二月代兄作

文啟伏以鸞膠續好庶幾無擇於髙明雁幣將誠益已不嫌於菲薄遂入芝蘭之室況逢桃李之晨須傳采牘以求通當載墨車而攝盛斯文未喪故事宜遵絕言資送之有無盡屬去來之感應遲佳期之甚邇庶獲瞻依承至貺之匪嘉奚勝悚懼謹奉啟不宣

與李宗 成化壬辰正月代兄作

文啟猥蒙不鄙弱弟某遂茲室家之願實吾子之惠幸甚幸甚某以序次當為主人不得詣吾子躬專請也倘吾子不憚劬於路而以歸羅氏子於白沙某也則願吾子之終賜愛焉

白沙子全集卷之二終

211
7
2